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　每份售價五萬元

第四卷　第十六期

專論

論反扶日 李純青

再爲徵用國外資產呼籲 簡貫三

漢字的改革 劉學濬

外論選譯

美國教授關於北平迫害大學事件的兩封公開信 W. W. Lockwood等

生活與文化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劉緒貽

觀察通信

翁文灝組閣經過及就職以後 觀察特約記者

熱河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宛西烽火與鄂中江漢之間的潰瘍 觀察讀者投寄

浙大文院革新運動詳記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閒欄

生意經與外交 何永佶

觀察文摘

論作官與用人 浩然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1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空：七十四萬元

航掛：八十六萬元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六十萬

郵費：掛號每冊二萬

航掛每加廿五萬

叢書加成數

照定價一萬二千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六千萬元

普通　全面五千五百萬

半面三千萬

之一面一千七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退：附郵二萬五千

航掛退：附郵三萬五千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顧孟餘

編者先生：這次行政院改組，大家的確很失望。六月二日大公報社評也很露骨，上期貴刊先生的一篇，更說得痛快，這兩天南京的許多教授，也都發言，對於翁文灝這次的組閣，表示失望。假如以後民間輿論能夠對於政治上的大事，多多發表意見，對於國家是有益處的。

這次大家都不滿意的，就是各部會首長，全部都是舊人。這次祇拖出了一個顧孟餘。大公報把顧孟餘捧得厲害，說這次有了顧孟餘，總算有了一點「新」意。不料沒有幾天，馬腳就露出來了。行政院院會已開了兩次，顧孟餘始終沒有出席。今天報上，甚至登載雷震奉命去蘇州邀請顧氏就任的新聞。這樣一來，倒底政府發表行政院名單的時候，顧氏有沒有答應就副院長呢？假如答應了，爲什麼還不抵京就任，爲什麼還要派員去邀請呢？假如沒有答應，爲什麼顧氏沒有答應而政府一相情願的發表顧氏爲副院長呢？

這次顧氏倒底有沒有答應，局外人不得而知，不過照形勢看上去，似乎很成問題。政府假如不得到顧氏的同意而片面發表，未免近乎硬做。政府爲什麼硬要顧孟餘出來呢？無非是想利用顧孟餘的名字以爲號召耳。假如政府沒有全盤改革的決心，（就此次組閣看，政府是絕無改革決心的。）單單拖了一個顧孟餘出來，有什麼用呢？說得透澈一點，硬把顧孟餘拖出來，也無非是又犧牲了一個人罷了。

馮靜甫　六月七日　上海

二十世紀的「神聖同盟」

編者先生：美國是歐洲文化的邊疆，它外交也因傳統和重視工業的關係，重視西歐，。談到遠東，自從停戰以來一般人已日趨冷淡。對於日本，美國人不感覺是一個大問題。同時，他們也不想把日本如何改造，激底民主。覺得就按現狀發展下去，也就可以相安無事。但多數人卻不贊成麥帥獨斷的作風，也不贊成軍人在日本長久主政。對於朝鮮，當然是頭痛。撤兵也不行，不撤也想不出好辦法來。大體上是把他當作一個柏林的縮影。先置下去，對持着再說，想來蘇聯一時不會動手。

比較起來，中國還是比較受美國人注意的。雖然是失望的注意。兩月前，GALLUP輿論測驗，贊成援助中國政府的僅過半數。這不算多大的支持。因爲這已是公認的論斷，中國政府使用失當，未必能加惠人民，穩定經濟，對於政府的戰局有利。所以雖然因爲站在反共的立場上，援助中國政府，這援助卻是冷淡的！

學術界中，「遠東觀察」（For Eastern Survey）主筆沙斯勃雷（Salisbury）發表一篇短文，對於援華問題，有扼要的分析。他指出美援不過力求維持，難望從事建設，增加生產。而農村漸漸攤瘓，出口貨更困難，都市更價化，還靠美國糧食去救這些都市。除非停戰或經濟上有鉅大改革，通貨膨脹將無從挽救。一部份的學術界雖然贊成上述的分析，卻寄望於國大後的新趨向。傅作義馬步芳的地方軍，練民團的辦法，是不是能有助戰局呢？李宗仁當選副總統，翁文灝出長行政院，何應欽也主張土地改革，是不是會有新的政策出現呢？

反對援華的，中以裴斐教授最值得注意。國會通過援華貸款後，他立即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說，認爲貸款等於石投大海，全無希望。值得注意的不是他這一個結論，而是他十幾年來的著作。其中每有不幸言中的先見之明。雖然是舊著，頗應鄭重介紹重讚。一九三五，裴斐出版了『我們在亞洲一定要作戰嗎』一書。他認爲遠東紛爭是各國工業文化，彼此伸展的必然衝突。帝國主義也罷，國家主義也罷，門戶開放也罷，乾脆一句話，就是還未現代化的土地，由誰來佔優勢？怎樣來佔優勢。根本問題是各國經濟制度都是只許生長，不容減低生產。只有調節國內財富，增加國內購買力，才不致過份依靠國外市場而引起戰爭。否則，美國是一定會在亞洲作戰的。一九四○年，日美關係果然緊張起來，他又寫了一本『遠東和平的先決條件』不久，戰爭爆發。於是他另寫了一本『遠東和平的基礎』，一九四二年出版。後者較前者更詳盡。要點是：（一）日本必須打倒，但打倒後，不必長期把日本壓在底下，因爲這是空想。關鍵是要限制它不再威脅遠東其他各國（二）要緊的是中國必須強起來。倒不必仇視日本，而是一切外國，都要加以抗拒，一切外國的權益，都不得侵犯中國的自生（三）中國怎樣能強呢？經濟建設當然是唯一的途徑。但如果沒有社會改革，是決不會成功的。（四）東南亞各國，准此，也要經自治而獨立。（五）總而言之，西方要從東方退出，讓東方復興，否則遠東和平，便無從實現。

這番話，都說着了。遠東沒有得到和平，是因爲中國既未實行社會改造，也做不到經濟建設。因爲東南亞各國，竟沒有一個達到自治的要求。西方不但沒有退出東方，反分爲美蘇兩大陣營，從兩方面歷向東方。東方變爲局部的前哨戰場。在戰場上，中間路線被遺棄了。東方自己也分爲兩面！

大約裴斐先生自己也早就看到，事實的演變，每與他的主張，背道而馳！所以他在一九四五年又寫了一本書『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其中有兩大要點：（一）美國形式上不干涉各國，事實上借款與否，壓力甚大。而可能會堅持其他各國，也採用美國式的經濟制度。他國人民，要求社會改造，美國也許會加以阻撓。（二）如果如此，那末美國外交就是二十世紀的神聖同盟。十九世紀初，神聖同盟維護政治上的法權主義。凡有企圖推翻皇室法定統治權的，列強就加以干涉。二十世紀，如果堅持經濟上的法權主義，那也就是神聖同盟，阻礙社會改造的反動。裴斐教授慨嘆地說，果真這樣，豈非歷史上的大悲劇？美國兩次違反自己西半球門羅主義的傳統，爲自由與民主，參加世界大戰，卻反倒落伍，變爲反動的堡壘！

這話是三年前講的。今日看來，邱吉爾的主張西歐聯合，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不是想維持現狀，就是想恢復舊觀，豈不像是二十世紀的神聖同盟嗎？這歷史的大悲劇正在要上演，無怪乎裴斐要大聲反對對華貸款了！

劉××　六月三日　美國西雅圖

（上接第十五頁）

長江的水位。近來水勢雖漸低落，但淫雨秋汛時，則不可預測，而江漢，三角地重要的堤垸，如監利江陵附近及漢水潛江以下的七十二垸，都因共軍的騷擾，不能及時培修。如果天災人禍，交相煎迫，鄂人將無噍類了！

湖北已繼豫魯的命運，臨到多艱方殷的時候。鄂東創痍未復，鄂北紛擾不已，鄂中江漢地區又在潰瘍，而共軍猶揚言渡江，鄂西鄂南也惶惶不安，深恐劉伯承由老河口直趨襄荊，與李先念舊部在沙市會師，渡江入湘。不過近日劉伯承已回兵豫西，這一大威脅是減輕了！本來以共軍在江漢間的這點潛在力量，強度是不可能的。隔江洞庭濱湖六縣的穀倉，未嘗不思染指，可是在共方渡江的整個戰略未決定前，李先念舊部決不會做這種孤注一擲，背水之陣的傻事！共方現又揚言「五月準備，八月渡江」，等待時機的成熟。國軍爲針對共軍的動向，已由海軍艦隊加強了江防，派調大中小型兵艦砲艇三十餘艘，至少於百里間配置一艘。長江南岸湘鄂接壤一帶，也增強了湘鄂警旅及國軍瞿換彰部。但共軍李先念舊部在江漢地區的潛滋暗長，總是湘鄂的一大隱憂。報載五月二十二日民聯輪曾在宜昌以下六十里的南岸紅花套，遭遇砲擊，可知從宜昌到漢口這一千四百華里的遙長江面，共軍小股的偷渡，仍是無法防範的。（六月五日）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十六期
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

本刊信約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劉學濬：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何永信：

論反扶日

純青

安平先生在醫院派人帶信來囑我「寫一篇反扶日的文章」。半年索一稿，我不好意思拒謝。「反扶日」是縮句，全題應該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復興軍國主義」。照邏輯說，可以分開幾組命題：（一）日本有沒有復興？（二）復興的是不是軍國主義？（三）美國有沒有在扶植？（四）中國該不該反對？

耶穌說：「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惡意。」我向上帝保證，不作謊言，以上命題，就我所知，請試論之。

在不在復興？

日本復興有個五年計畫。美國要人屢次報告，日本政府也在公開宣揚。今年一月廿二日片山首相在議會說：「五年計畫的第一年—今年度，鑛工業生產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主要食糧增產百分之十。」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博雄這樣補充：「五年計畫的總目標，爲達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生活水準。今年重點在石炭、電力與運輸，爲培養日本經濟的基礎。」據東京朝日新聞二月二日所載估計：「今年度生產總額爲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生產水準的百分之六十。」去年生產成績，據日本政府報告，電力及化學工業已超過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了。總平均約爲五年計畫總目標的百分之四十。日本生產指數投降時不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百分之二十，去年已爲百分之四十，今年將爲百分之六十。復興是有計畫有總目標的，而且事實證明能够實現的，「是，就說是」，日本確已在復興。

蘆田內閣接替了片山內閣，特萊勃翩然飛到東京，日本復興計畫擴大了。三月廿日蘆田首相在議會報告：「美國要援助日本經濟復興，一九五四年生產將爲一九三〇——三四年水準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蘆田得意洋洋地：「日本人並不劣於世界任何國國民，今處逆境，但機會很好，我們決心向復興經濟邁進。」三月廿六日特萊勃代表團在東京招待記者，更明白宣佈：「日本產業並不被限制於以一九三〇——三四爲最高水準。這個水準是除去賠償工廠對日本生產力的一種估計。只要日本能努力生產，超過一九三〇——三四的生產，仍可以承認。」「關於賠償問題，斯揣克的報告和我們意見相近。」這以後，就說五年計劃要在三年完成了。五月十七日日本政府簡略發表其五年計劃，「總目標是；生活恢復到一九三四年，工業恢復到戰前水準。」「美國今年對日經濟援助是五億八千萬美元。」現在復興計劃已改成：三年內完成一九三〇——三四水準，五年後，卽一九五三年的工業生產，將等於「戰前水準」一九三七年了。「是就說是」，日本不但在復興，且復興得太快了，三年一轉眼，五年一瞬間，一個「七七」前夕的日本，看看就要再來了。

是不是軍國主義？

司徒大使說：「余以爲無任何人能提出日本軍力之任何部分現正予以恢復的證據。」卡勃特先生說：「美國已把日本武裝完全解決，現在日本沒有一條兵船，沒有一輛坦克，沒有一架飛機。」胡適博士說：「日本如果始終維持現在狀態，無海空軍，無殖民地，決不能恢復其侵略武力。」以上都是爲日本復興解釋，復興是復興的，不過那是給日本「生存」，叫他們「自給」。「不是就說不是」，那是哄騙小孩子的話，說這話的恐怕都不懷好意。

難道我們可以說，海上保安廳只有艦艇三十八艘，「沒有一條兵船」？說「常備訓練部隊」不是陸軍，不開坦克車？說十二萬警察（實際已有三十萬）所帶的槍都是玩具？說靑森開闢的大飛機場是要種橄欖樹的？說美國在所澤訓練的飛行員是爲了灑DDT？說日本冶鍊的鋼鐵比棉花還軟？說日本製鈔的鈔可吃可穿呢？——那是哄騙小孩子的話。

日本復興是爲「生存」還是爲戰爭，分別這件事太容易了。如爲和平地生存，則不應當發展軍事工業，但是五年計劃是以軍事工業爲中心的，今年重點的石炭電力與運輸就是要培養軍事工業的基礎。根據一個日本記者前年的估計，一九五〇年日本工業各部門的比例將如下：機器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一，化學工業佔百分之十九，金屬工業佔百分之八，紡織工業百分之十八，食品工業百分之十。這個比例，重工業與一九三五年相埒。到今年又不同了。五年計劃所列的幾乎全是重工業，輕工業可以自由，漫無限制。特萊勃報告關於賠償採用了斯揣克的意見。而斯氏却是主張取消賠償工廠的。取消些什麼工廠呢？據三月廿五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其中有四十五個軍需工廠，一百零八個飛機工廠。廠名全部臚列刊登出來。有「帝國兵器第一工場，關東兵器，日本特殊鋼，三鷹航空工業，三菱重工業福岡工場，住友金屬鋁，特殊航空兵器工場……」(恕不全抄)本來最重要的軍事工業已留下，例如八幡製鐵，中島飛機廠，日本鋼管等，這回所有主要兵工廠全都留給日本了。修正的五年計劃，舊五年計劃可以三年完成，就是加入這部不許拆遷的賠償工廠，組合而成的。

這樣龐大的工業規模，軍事工廠無所不備，是爲了過和平生活嗎？請問蘆田：三月廿四日午前十一時蘆田去見特萊勃，向他保證：「日本可以幫美國的忙，做亞洲工場，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大。」蘆田的話是誠實的，「是就說是，」日本復興包括無數軍事工業，其目的，一種口實，並不是爲了生存，而是爲幫美國打共產。主要是復興軍事工業，並不是復興和平生產。

拚着戰爭的目的復興，雖然輸出工業也要擴大，紡織業已允許可發展到四百萬紡錘，最後紡錘限度爲一千二百萬個。現有商船一百三十萬噸，可以允許增加到四百萬噸(大商船隊與大運輸艦隊並無區別)。但是，整個工業是往重工業發展，整個經濟是走向戰時體制，非常明白的。特萊勃給東京證券市場的刺激可作見證，以下是股票成交的比例：(見三月廿八日東京朝日)

二月二日到五日	重工業二九・一%	輕工業二九・八%
三月五日到十一日	重工業三九・八%	輕工業二〇%
三月十二日到十八日	重工業五三・六%	輕工業十四・四%
三月十九日到廿五日	重工業五六・九%	輕工業十二・四%

人人爭買重工業股票。重工業愈發達，不動資本所佔比例則愈高，僱傭勞動則愈少，日本人民生存則愈困難。這種復興政策，是驅日本人民去戰爭，絕不是要他們生存。就「自給」而論也是：這種工業愈發達，日本經濟則愈不能自給，因爲它是要養戰爭的，不是要養人。請以事實爲證：一九四六年日本對外貿易爲一與三之比，入超；一九四七年輸出漲三・六倍，輸入漲五・七倍，工業恢復，入超更多。

所謂日本生產對世界經濟有益，實情如下：一九四六年日本輸出美國佔百分之六十，一九四七年減至百分之十六。同時，一九四七年日本從美國輸入佔百分之八十八。有益之一是美國市場對日本關門，日本市場對美國開門。一九四七年日本輸出東亞佔百分之六十六點九。有益之二是變東亞爲日本殖民地，也即是美國的殖民地。看今年三月份日本民間貿易統計也可以知其妙諦，——日本輸出東亞佔百分之五十五，由東亞輸入不到百分之五。日本輸出美國僅佔百分之三十，從美國輸入却佔百分之八十四。

「是就說是」，日本經濟復興並不能使日本「自給」或使日本人民過好日子，對美國是有益的，對東亞却有大害。復興的主要目標，是備戰，要戰爭。政治問題一字不談，這已經十足是復興軍國主義了。

有扶沒扶？

我很願意設法給美國逃避責任，怎奈美國自已無意畏避何！他們對扶日工作侃侃而談，大員一批批的去日本，大搖大擺，招搖過市。特萊勃報告書說：「現在，復興日本經濟，變成佔領的主要目的了。」佔領的主要目的，既不是消弭日本再起侵略，刪除日本的軍國主義，而是復興經濟，即復興軍事工業，實際變成日本佔領美國，美國對日本有所求了。難怪特萊勃報告開頭就向日本作揖，要求協力。日本不復興，好像美國比日本還要焦急，所以不斷搬出計劃，搬出錢，搬出貨來。日本計劃想不周到的，美國替它想，替它補充，替它擴大。斯揣克報告說：「沒有美國的援助，日本復興是不可能的。即到一九五三年復興計劃完成的時候，也仍需要外國援助。」特萊勃說：「美國應大大努力，纔能使日本經濟復興。」蘆田說：「新內閣的重要使命，乃導入外資。」三月廿九日蘆田在交詢社演說，估計今年度美國援助日本可達十億美元，折合戰前日元三十五億。特萊勃爲日本向美國國會請求救濟。斯揣克替日本要求取消賠償工廠。六千萬美元棉花貸款已成立協定。沒有美國這種種援助，老實說，日本復興是不可能的。日本在美國單獨管制之下，操生殺予奪之權，沒有美國的保護扶植，復興是不可以想像的。「是就說是」，美國確在扶日，不容否認。

該反不該反？

如果美國扶日復興軍國主義，能够找出任何合法的根據，當然我們不能反對。可是，找不出來。波茨坦宣言規定：「對維持日本經濟所必需及可以貨物償付賠償的工業，允許存在。但可能使日本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則在限制之列。」這裏有兩個問題：(一)「維持經濟所必需，」是說維持生活，其生活應不超過遠東被侵略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現在日本生活固然不太舒服，但其水準已超過我們的生活水準多多(二)計劃復興的工業，差不多全是「可能使日本重新武裝作戰」的軍事潛力。「不是就說不是」，日本這樣復興及美國這樣扶植，實在破壞波茨坦宣言，應該反對。

中國受日本欺負了五六十年。八年抗戰，對打倒日本也頗有貢獻。我們中國人，身受其災，無一倖免。或有兄弟，在戰場陣亡；或有姊妹，受日兵蹂躪；或父母被害，有不共戴天之仇；或其本人乃從彈雨中，刺刀下，逃出虎口的餘生；有室有家，毀於砲火；錦繡河山，血污糜爛。今見日本即將復興，三

年一轉眼，五年一瞬間，很快很快的，就要面對跟戰前一樣兇狠一樣強大的敵人，在感情上，莫說愛國，凡是愛自己及愛下一代兒女，當然也要反對，這感情極其自然，不該加以侮辱壓迫。

說不該反對的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否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像我以上所說的，他們一條也不能反駁，只是武斷，武斷，令人憤慨的一切武斷。勉強只能說出兩點理由：(一)日本再武裝起來，是要打蘇聯的，我們相信美國吧，用不着杞憂。(二)像卡勃特先生所爲：「餵你，你反對我！」中國人好像一羣狗，吃了主人的白米飯，就該向他搖尾乞憐，一切順從。就是說，麵包塞住你的嘴，塡死你的愛國心，你：中國人，旣受美國「協助，」就無權可以反對扶日了。

第一點理由，我看並不充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德簽訂防共協定，一直防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莫洛托夫對日本宣戰，日本侵略地方可多了，就是不敢去打蘇聯。舉個最近的例吧，我們知道蘇聯領海的漁場很好，日本爲那個漁場糾紛，年年誇下海口，要賭國運。但是上月廿九日雲仙丸漁船是在長江口外被俘，日本有計劃的在侵犯中國漁權；現在蘇聯領海的漁場，日本敢看一看嗎？再就說可信任美國的保證，請問澁谷事件台胞死於非命，美國保證了什麼？美國不但不給中國保證，反倒處處糟塌中國人，用以滿足並收買日本人心。或謂只怕中國不復興，不怕日本復興。須知日本復興是違反投降條款，反對扶日及日本復興，是我們戰勝國的權利。中國不復興是中國自己的事。其所以不能復興，正是因爲無民族觀念，一味依賴心理，只顧眼前利，不管來日憂所致。「不是就說不是」，一旦日本復興完成，侵略中國只待一聲命令我們是一無保障。

第二點理由對中國太難堪了。不知中國拿了人家多少東西，而至應被剝奪愛國的自由。司徒大使的警告，威脅，實令人感到失態。爲民族的自尊心，爲國家體面，爲子孫，爲國際信義，反扶日不能說有錯或有罪。美國施惠，受者無幾，感恩何從說起？我以爲反扶日是丹心碧血的愛國主義，絕不能解釋爲敲竹槓的手段，「是就說是」，扶日該反，愛國沒有市場。至以「反美運動」爲恐嚇論者，我記得，戰前日本也在狂罵「支那的排日運動」，但也竟有「不幸的後果」。

我以誠實無妄的態度，寫我對反扶日的良心意見。公道自在人心，是非當有事實判斷，可憐中國，神其佑諸。

再爲徵用國外資產呼籲

簡貫三

徵用國人存放國外資產的呼聲，若斷若續，爲時數載，迄今事實猶新而效果渺然。回憶過去，體念時艱，深覺骨鯁在喉，不得不再以沉痛心情舊話重提，以期追尋問題的踪影，而求解決的途徑。

徵用國外存款的呼聲，爲着戰時財政的緊迫。後來呼聲愈高，範圍愈廣，凡動產如銀行存款，政府債券，公司股票，以及其他各種不動產等，均引伸在內，統以「資產」二字表示之。

國人在國外各種的資產，究有多少，迄今連約略的數字也無法估計。現在所可約略估計者，僅「銀行存款」一項。據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聯合社透露美國財政部的報告：「一九四一年六月止，中國私人或公司在美的存款，有三億五千六百四十萬美元，其中八百九十八戶爲僑華之美國人，一百一十六戶爲前敵性國人民，九百四十六戶爲中國私人或公司，一千五百戶爲無名氏。」再據美國某經濟專家的估計，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止，中國人在美存款，有一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止，公家存款，計二億六千萬美元，私人短期存款只餘七千九百萬美元。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所發表的援華報告修正案，估計中國私人所有的黃金外滙與各國外幣，約合五億美元。根據以上各種數字，中國私人與法人在美的存款，戰時可能有十億以下三億以上的數目。勝利以後，數目銳減，確係事實。戰時的存款數目所以有如此鉅額的原因，一由於抗戰失敗主義的作祟，引起了資金逃避，二由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廿五日美國應我國政府之請，封存私人在美的資金。至於戰後銳減的原因，一由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美國政府頒佈第九十四號「一般許可證」(General licence) 將各國在美封存的外滙資金，均予解凍；英國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分別公告廢止「對敵通商限制辦法」及「封存資金法令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將所有資金，一律解封。二由於解封以後，各存戶紛紛提取現款，或用作工商的資金，或轉購其他動產不動產，以謀財產的安全。至於因此而歸化外籍或化名外人，意圖逃避政府的徵用者，更大有人在。

這般人爲自私肥己，既不惜改名換姓，又不恤國家艱危，天良泯然，令人髮指！爲國格，爲人民，我們還要賡續過去的號角，再接再厲，使其不能逍遙于金屋錢園之中。

對於這個問題所發的號角，先由參政會喊出來的。民國三十三年參政會三屆三次大會，爲了改善士兵待遇，通過了借用人民外滙資產一案。財政部外交部曾爲此案向英美政府洽辦，英國政府以「存戶姓名，向不註明國籍，各戶存款數額，對外應守秘密，披露存戶資產，違背信託，不免影響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堅持反對。美國政府以「外人存美資產，應受法律保障，美國政府在未經當事人許可，或法庭裁決，不能擅予轉讓或提用，存在各州的外人資產，受各州法律保障，聯邦政府無權侵及各州的法律，」『經濟自由』及『私有財產』兩原則爲美國社會基礎，而徵借私人財產一舉，與此原則抵觸」，表示未

便參預。英美如此表示，本來未可厚非，但反求諸己，亦辦法，可惜決心不够，遂致未能利用戰時封存資金的機會，達成徵用的目的。大好時機，倏然逝去，當時的財政當局不能不負相當責任。

勝利後的第二年代，遭遇金融風潮的狂瀾，國防最高委員爲挽救狂瀾，又在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通過了處理國外存款的決議：

「凡中華民國之人民，公司，各團體，存有外滙在國外者，應向政府自行申報。此項外滙存款，除有合法用途者外，應由政府定期按照法定滙率收買。如不申報，或拒絕收存于本國銀行者，應嚴予處罰。其詳細實施辦法，由行政院迅即擬訂呈核」（三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同年三月四日，本人同其他立委在立法院四屆三一六次會議，提出一個議案：「對於國人在國外之存款，以公債方式，收買四成，以捐獻方式，徵用四成，對於已經支取之國外存款，按其原存數額，以累進方式課徵綜合所得稅」。接着，遼北寧南臨時參議會有懇切呼籲，報紙雜誌界發表同情論調，滬市美商建議美國貸款中國之前，中國應先動用在美的存款——東西南北共鳴呼應，確使我們提案人感奮不已！

至于本人的提案所以迄未實現，趙鳳喈先生在「徵借國外存款之商榷」一文中，透露了一個思想上的因素。他說：『立法院徵四借四政策，殆欲於社會與民治主義之間求一個調和辦法，但社會主義色彩太濃。』（三十六年四月時與文一卷六期。）

連徵四借四的調和辦法，亦成爲鏡花水月，那末，南京市參議會的主張，「無條件徵用豪門資本，沒收中國在國外銀行之存款」（見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南京晚報）更只有響往而已！

因爲這些方案，僅如低空雷聲，而不見雨意，於是轉變到外滙資產的申報登記方面，聊表望霓之念。但是三十六年十月全國經濟委員會所通過的「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滙資產申報登記條例」送陳國府委員會以後，又以窒礙難行，重交財政外交兩部研擬。現在國府改組，此案也許聽不到下文分解。所以我想再藉棉薄，在行憲後的立法院重提徵用法案。

我所以再想提出此案的理由，分析言之，有以下的論據：

從英國戰時動用國外資產的成例言之。一九三九年八月歐洲第二次大戰發生，英國政府於八月二十四日公佈了緊急全權法案 Emergency Power (Defence) Act 。根據這個法案公佈了「國防財政規則」Defence (Finance) Regulation 。其中關於動用國外資產者，有兩項重要規定：一爲徵購國人所有的外滙，二爲徵收國人的所有外國證券。即歐戰發生後，英國財政部强令居民將所有的美加證券及其他特別證券申報登記，送存蒙特路 Montreal 英國證券存儲部。至一九四〇年下期與一九四一年，財政部又强令即期證券所有人照市價售給政府。

英國的先例，不但可以供我們的參考，並足以鼓舞我們的進行。固然，因爲英國人有守法的精神，這些强迫登記徵購辦法，才能貫澈實施，但是我國政府絕不可爲着少數高等華人以不守法爲榮，而即畏難遲疑。

從經濟政策言之。英國原係資本主義的國家，對於財產權的保障，向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然而爲着國難嚴重，對於在國外的私人財產，竟以强迫方式，予以處理，可見財產權的神聖觀念，已隨時代的進展而「與伏濟濱」。現代中國的經濟思想，既以民生主義爲準則，尤應爲着國家利益，爲着均衡財富，對於這般握有大量外滙資產的人們，毅然下手，以示決心。

從中華民國憲法言之。憲法第十五條固然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但是根據第二十三條的含義，「爲增進公共利益，得以法律限制之」。又一百四十五條規定的更爲明顯，即「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爲有妨礙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

從出錢出力言之。十年以來，一般公教人員含辛茹苦，爲國效勞，中產以下人民既出力而又出錢，貢獻之大，可歌可泣，然而國外有存款的富戶，在國家如此艱險之時，竟不激發天良，盡絲毫出錢之意，事之不平，莫此爲甚。

從戰時人民捐獻黃金言之。民國三十三年政府舉辦黃金存款，幾百兩的大戶甚少，三五兩的小戶甚多，如此小戶，多係生活不甚充裕之人。國人有力在國外存款，生活富裕之家，大約佔十之八九。小戶既已捐獻而大戶一毛不拔，於情於理，均有未合。當時宣佈黃金存款捐獻四成的理由，係以三倍厚利爲藉口，現在美金外滙於一年之內，竟有二十幾倍厚利，若不設法徵用，何能使人民心服。

徵用國外資產，既有其法理上政策上的理由，那末，如何確定立法原則，就成爲中心的問題了。關於這個問題，本人擬提出芻蕘之見於下，請教各位讀者先生：

一、徵用國外資產的用途，以文化教育爲限，如專科大學圖書儀器的補充，民營報紙雜誌的協助，窮苦青年的津貼，應有優先機會。如此支用，被徵用者或可樂於捐獻。

二、在徵用之先，舉行申報登記。申報登記的時間要分期舉行，凡申報愈早者，徵用的比例愈少，逾期而不申報者，除沒收其外滙資產外，並予以刑事處分。

三、申報登記的先後次序：（一）曾任或現任選任官特任官，以及國家銀行國營事業機關主管人員，（二）其他公務人員及國營事業人員，（三）民營商號公司，（四）其他。這個次序的用意，在表示官位愈高者，應優先倡導，樹以模範——官吏示範於前，再使人民效法於後，易收推行之效。

四、政府人員的外滙資產，按其數目多寡，規定徵用的比例。此外私人方面與民營商號公司等，一面令其就保有額中以百分之幾十購買美金公債，一面准許保留其餘部份，作正當之運用。

五、凡以勞力爲生以及留學國外的外滙資金，不得徵用。

六、逾期而不申報登記者，獎勵密告，密告查實以後，得就所查獲的數額中提出百分之幾十，作爲獎金。

以上六條，僅係本人一時想到的淺見。至於法案的內容，本人尚未着手草擬，希望各界人士多多貢獻高見爲幸。

漢字的改革

劉學濬

這篇東西的名字，按我根本的意思，說起來就不應該叫這個名字的。我滿打算要一弓射兩箭的。一邊要同陸志韋先生談談他登在「觀察」四卷上的「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一邊還要同公羊易先生談談「爲什麼要提倡S．W．」登在現代知識第三卷第一期裏的。這兩件事情可巧能夠擱到一起兒去說的。

一開頭，我得先說開了，我最贊成想個好法子來對付咱們的漢字。這個東西實在討厭，可是還是沒他的辦法。眞糟心。那時候還正趕上趙元任先生作「國語羅馬字」快要完的時候，我自己就也瞎編過一套拼音方法。我同趙先生在清華會面談了一次，看了他弄的那套玩意實在比我的高明，跟手我就把我那套玩意兒給扔掉。一心一意去學趙先生作的「國語羅馬字」。眼下也許還有人知道教育部（從前的大學院）已經頒布命令叫「國語羅馬字」作第二式的注音符號。我學的非常到家，我可以拿他來寫信。我同婁成後先生通信，他先是在廣東嶺南大學，後來又去美國，現在在英國。我的名片的外國字還是用「國語羅馬字」拼音的。據我所知道的，現在中國人裏頭用這種拼音作名字的，光有我這一個人。連趙元任先生都沒有用他來拼他的名字。

陸先生說的關於原先白言文剛剛提倡時候那些情形眞叫太痛快了。簡直是再對不過了。提倡白話的人不會說白話。那可不就給白話弄糟了嗎？原先我也常常拿他們開玩笑。

陸先生那篇談話裏頭，起先有點兒像是不大敢點題，也許是陸先生研究心理學懂得怎麼樣子去把人家說服了，就在人家聽得入神的那陣子，才把心眼裏的話似有若無的說出來。陸先生起先不一定兒說要用老百姓的白話來作白話文，趕後來才露出這條心事。他還提到「大衆文學」。大衆文學、大衆語，早不就有人嚷嚷過一陣子了嗎？這會兒可有些年沒有人提到了。

陸先生却花費了三年工夫去記北平話單音字。他敢情是太有研究了，我敢說眼下就沒有第二個人作過他那研究的。我是最愛惜北平話，又好聽、又好說、又簡單、又時髦。作國語眞是太那個了。陸先生也提到說是北平話也分三六九等不得一樣，甚麼說粗聲的了、老太太談家常了、罵街了、各式各樣的話。對了，也正是因爲北平話有這些三六九等的話，所以就把白話弄糟了。也許把提倡白話的人也給難住了。到底白話該是怎麼才算白話呢。大衆語沒人理他也是因爲沒有人知道甚麼才是大衆語，沒有底兒的東西怪不得立不起來。就拿咱們最先的國語來說，還保存四聲的入聲，所以他也得垮台。沒辦法也祇好繞個灣回到北平話的「活語言」來。再拿北平話當作「底兒」。可是現在陸先生又把這個「底兒」給徵了個窟窿。漏了。您瞧够多麼焦心。他闖了禍之後也沒有給想個法子。祇是說要人家說白話要說成了京油子的程度，誰才配叫作「京油子」吶。是在旗的嗎？是拉車的嗎？是當使喚人的嗎？是說相聲的嗎？是教授嗎？簡直說罷，沒有準稿子。陸先生沒敢說明也就是這個道理。

從這一點咱們可知道陸先生的意思是很好的，可是沒法辦。陸先生作過了三年研究，當然知道北平話的好處壞處。凡是留心語言學的人大半都知道說話的方法是地位愈上的人，他的說法愈長、淸楚、利落、有勁、到題。地位愈下的人，他的說話方法愈短、含糊、不利落、沒勁、不到題。那是因爲上等人受過教育，腦子裏頭有層次。下等人沒受過教育，沒有訓練，說話儘管是天眞自然，可是常常詞不達意。當面談話的時候，話要是說不上來了，還可以拿手去比劃，跺跺脚，搖搖腦袋，拍一下大腿等等不一的來幫助。臨到寫東西的時候，這套玩意兒用不上了，可不就得栽跟斗了嗎。要是不信的話，大可以請一位不認字的人去廣播一下。您瞧笑話罷。先不說別的，您看兒童時期裏面，小孩子說故事，幾乎沒有一個說得好的。可是吵架那個小孩子都滿會。第一是內容不同。故事比較的亂，必得有層有次，又得說事情，又得說動作行爲。吵架就簡單了。你罵一句，我回敬一句，你又找補一下，我又撈本，裏面沒有層次，趕上甚麼說甚麼。你罵我奶奶，我罵你爺爺。再看鄉下上來的老媽，有沒有口齒利落的。可是當老媽聽差當油了，就大不同了。能把鳥從樹上說下來。他們的經歷就是他們的教育、訓練。

還有，白話文這東西是個工具。他得受使喚才行。眼下白話文用在說不淸有多少方面。如果光拿京油子的那一套辭彙去對付，那那能夠辦得到。滿打算按陸先生的意思，多多給他們「實字」也是白給。根本這套京油子的話就沒有打算作求學問講高深科學用的。說說家常，逗個趣，挖苦人，那滿够用。不用說太遠，就拿這篇東西來說，大概够的上陸先生心窩裏頭的白話文了，可是這裏面所談的事情，所用的句子，恐怕京油子也不好辦罷。京油子說話，都不會長句子的。他們根本用不着長句子。腦子裏面不會用長句子。小孩子說話不都是用短句子嗎？那全是智力的限制，沒別的。所以按着這種看法去推，白話文絕不能够拿京油子的那一套很有限的說法去當作「底兒」，因爲京油子沒有一定是誰。我心目中的京油子是一班地道老北京，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像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那種人。如果受了教育了，那就不純了，不能叫作京油子。（這是我的看法，當然不同陸先生的看法，他的京油子沒有指定是誰）。咱們還可

以拿英國話來比一比。英國話的標準，瞞不過陸先生，當然是英國倫敦受過教育的人他的口裏的英國話了。絕不是「英京油子」的英國話。「英京油子」的話也許是 COCKNEY。雖然是地道倫敦話，可作不得英國的「國語」白話。

要是這種看法對的話，那麼咱們中國的白話，就應當是拿會說北平話並且受過教育的人，他的口裏的話，才算是眞正白話。甚麼南腔北調的「八不像」都是冒牌的國語白話。拿這種受過教育的人的話當白話的「底兒」很有好處，因爲說法多，說得淸楚。如果要受過教育的人去學說老太太說張家長李家短那種語法，就是開倒車了。受過教育的，有學問的，都應當把話說的漂漂亮亮的，讓別的階級的人，一聽就佩服，比自己的話高明，誠心要學。那才是正理。咱們在文學上，都是走這條路的。倣模古文。爲什麼呢，因爲古文有古文的美。咱們現在要叫一般人倣模「白話」。可是先得叫人看出美來，有羨慕的地方才行。陸先生像是很要保存白話不叫他受英文影響。這一點似乎是有點過慮了。文字是進步的，天天在那兒改的。眼下的白話，就算是陸先生心裏的京油子的白話，也絕不是一百年前的白話。一篇文字如果寫得文法頂嚴謹的，並不會有害處。古文裏面的方法不是也極嚴謹的嗎？像陸先生所舉的學生寫的白話，用了西洋文法對照來寫，那不算甚麼了不得。根本那都是學生的玩意，他們正在學滑白話，寫錯了是常有的，不過作老師的如果寫出那路破玩意兒來就該打屁股了。所以我說，咱們得作出個好榜樣，讓人家好去學。

我可以凑個數，算是一個喜歡白話的人。可是有時候，我會說的白話反倒寫不出字來。我想陸先生也會遇到這種彆扭事情罷。假如陸先生並沒有碰上這種硬釘子的話，那麼我可以舉出些有音無字的白話字來請教一下。如果陸先生也沒有法子寫，那麼祇好乾脆咱們去另編些個白話字。起初用的時候，會有許多沒有人能認識的字。過過也就好了。下面的字因爲寫不上來，祇好用國音符號及國語羅馬字來註音再加上講解。

（有。者是輕音字）

ㄅㄨㄌㄨ。 BULU （掃過去）（搖腦袋）（撥動）
ㄅㄦ BEL （使人碰釘子）
ㄅㄤ BANQ （好、美、有勁等意義）
ㄅㄚㄌ。ㄚ BALA （把東西掀開一點兒）
ㄅㄟˋㄌ。ㄚ BEILA （平均起來）
ㄅˇㄥ BEENG （面部表示不高興的表情）（想笑又不敢笑的神氣）
ㄅㄥ BENG （暫時不賣以待高價）
ㄆㄨㄔ。 PUCHY （空洞的聲音，踩爛泥的聲音）
ㄇˊㄧㄣ， MIIN （要大笑而不敢大笑的口式）
ㄇ M （我們的縮音）
ㄇㄚㄥㄚ。 MASA （按摩，撫慰，理順當）
ㄉㄠㄔ。 DAOCHY （打扮。俗作『刀尺』怕不合理）
ㄉㄛㄋ。ㄥ DERNENG （修理，胡亂修理）
ㄉㄧㄍ。ㄨ DYEGU （猶疑不決，納悶，低聲說話）
ㄉㄣ DENN （突然提起來，拉長，拿着等）
ㄊㄨˇㄥ TOONG （拿東西去戳，弄爐子裏的煤火）
ㄌㄩˇ LEU （用手把東西弄順宕了）
ㄍˋㄨㄉ。ㄡ GUDDOU （瞎弄）
ㄍㄨˇㄥ GUOONG （往上動，傾軋，下棋小卒子的動法）
ㄎㄚˇ （卡？）KAA （中途閉塞下不來，爲魚骨在嗓子眼）
ㄎㄡ KOU （眼睛往裏去（像西洋人或病人） 用刀去挖，齊齒）
ㄎㄡㄇㄣㄦ KOUMEENL （小器）
ㄎㄥㄔ。 KENGCHY （氣不平時候的洩憤語。埋頭苦幹，使勁兒）
ㄎㄚㄔ。 KACHY （用刀子淺淺地挖去）
ㄏㄡ HOU （太甜了，太鹹了）
ㄏㄚㄌ，ㄚㄋ HALAA （流涎）
ㄏㄚㄌ。ㄚ HALA （油類壞了的味，如火腿壞了的味兒）
ㄒㄩㄝㄌ。ㄡ SHYUELOU （用眼睛四處去找）
ㄒㄣㄝㄧ。ㄎ SHYUEMO （找，尋，設法去找）
ㄑㄧˇㄡ CHEOU （聚在一起如麵條粘在一起）
ㄓㄥ，ㄅㄚ。 JENQBA （掙扎要自由）
ㄔˊㄨ CHUU （拿東西藏去）
ㄕㄨㄢ （拴？）SHUAN （綁上）
ㄖㄨ RUU （暗地裏蹧路）
ㄘㄞ TSY （狗要咬人的姿勢）
ㄘㄉ。ㄥ TSYDENG （責備人）
ㄘㄨ，ㄢ TSUAN （生氣，唆使）
ㄘㄨㄢ TSUANN （看錯了字行，雜種）
ㄘㄨˊㄢ TSWAN （自己拼起來）
ㄘㄨ，ㄣ TSUENN （趕巧了）
ㄘㄥ， TSENQ （摩擦，白聽戲）
ㄙㄡ SOW （把爐灰淸理一下）

以上這四十多個白話字都是我一時想及，遺留及不知道的當然很多很多。

陸先生既然主張要把白話「京油子」化，那麼這些字和其他的字凡是寫不上來的，都非得全給他們找個婆家不可。要不然就叫辦不到。上面的字並沒有提到罵人的話那些髒字。如果眞得京油子化的話，那一套東西也得上桌子，更不好辦了。廚房裏的「術語」也叫人頭痛。

所以我覺得白話應當是「北平話教育化。」

說到了新文字的問題，我承認我的見解非常的落伍。如果咱們要爲一般不認字的人去想法子，叫他們認字，絕不是用新文字可以解決的。那全是一方面的看法。如果我是一個文盲，有人教給我新文字，我一定要駡他胡鬧。憑甚麼要掐我脖子非學外國字不可。俺是中國老百姓不學洋鬼子的玩意。俺中國字是聖人的寶貝，聖人字墨，那裏是驢子撒尿一大堆橫寫的玩意呢。滿打算學會了，還是一點用處沒有。第一，沒有別的書可看，第二，我寫出來沒有人認識。第三，我學的那玩意兒有好處沒有，還說不一準，可是費了我不少氣力。何苦。我不學外國玩意。

這種老百姓的態度對極了。咱們反躬自問，是不是這樣。他們學會了之後有甚麼益處，有書可念嗎？沒有。通行嗎？不通。那完了，不用往下說了。拚音文字當然是極好的文字工具。印刷方便，這一條就够打倒其他一切辯論了。可是有一點。現在全世界上請問有沒有一種人造的語言可以通行的。世界語怎樣？不通行。就連基本英語那麼好的一種「人選」語言都還走不太通啊！何況其他。

如果咱們要提倡新文字，我看到是有辦法的，就是千萬別拿老百姓來作試驗品。咱們乾脆拿自已來開刀。這才是研究學問的辦法。再說咱們改用新文字來寫東西，比較容易，簡直可以說是放下毛筆，改用鋼筆罷了。咱們一個漢字也不再寫，專寫新文字。多喒等新文字有了新收穫了，您再看，自然而然會有人巴不得要學新文字了。這正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咱們自已先嘗嘗其中的美味，値得給別人宣傳的時候再去宣傳。光是一想到就說，恐怕是白說罷。事不經過不知難。您不看看，原先提倡新文字的人現在都洗手了嗎。

許多人更弄錯了，認爲英文是拼音的，多容易，兩天半就學會寫了，比中國字易寫。對，易寫。請放大些眼光，看看咱們中國人自號富於語言天才的，學了十年八年英文的人懂得多少英文。讀一篇拼音的英文能有把握不讀錯嗎？音節對嗎？語調對嗎？輕重音對嗎？又寫一篇英文，拼音對嗎？文法對嗎？時間用得合宜嗎？漂亮嗎？

倘若我們開心見誠說出良心話來，那麼，就明白了。費了許多年時間去學英文，還是落了空。爲什麼？就是沒有機會去實用的關係。那麼老百姓學了新文字是不是也沒有機會去實用呢？恐怕比實用英文的機會還要少啊。老百姓眼睛看得到的都是漢字，可是自已認識可不是漢字。太矛盾了。太笑話。所以我認爲教老百姓認字還應當用漢字。我們大可以把漢字的地位給他降低。認爲祇配老百姓用的。咱們是學生，是教授，不屑用老古懂的漢字。咱們有咱們的新文字SW。祇要咱們敢這樣作去，一面在同等學力的人羣裏頭用新文字，一面同老百姓們打交代才用漢字，那麼，過一百年，一般老百姓總會覺得新文字是個寶貝，因爲受教育的人全用他，自然而然的就會不屑用漢字了。

要說漢字不好認的話，那是膚淺的話。漢字不好認，難道英文好認嗎？（新文字是好認不好認，現在談不到。還沒有貨樣啊）。拿個實例來說罷，如果認識三四千個中國字，那人的寫作和誦讀的能力就可以等於一個認識兩三萬英國字的人寫作和誦讀的能力了。這裏面相差的比例，幾乎是一與八之比。中國字太佔便宜了。日本人恨漢字入骨了，可是怎麼樣？還不是得用漢字？沒辦法。咱們作了中國人，認命罷。如果一心一意要改革文字，千萬別從老百姓開刀試手。我贊成改革，可是先從咱們始作俑者的開刀。倘若有人肯賣命，我立刻奉陪，再運用「國語羅馬字」來應戰。我極崇拜國語羅馬字。其他的新文字都不會也絕不會比國語羅馬字再好的。我名片的拼音已經氣死了不少洋大人。怨他們，不怨我，那是中國字。

美國教授關於北平迫害大學事件的兩封公開信

William W. Lockwood
John K. Fairbank

（一）罷教在中國
——大學表示對政府喪失信心——

紐約時報編輯先生：

美國人對中國的大學一向寄與深切的期望。假如一個「強盛、統一、民主」的中國——亦即美國政策所明示的目標——有出現的一天，大部分的領袖人才將都出身於這些大學裏的教師和學生，在戰禍頻仍的中國，大學向來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心。

因此，國立北京大學全體教授所發的罷教宣言有着深長的意義，宣言的原稿剛才收到。這實在是針對國民政府某些政策的強烈抗議，然而這些政策我們現在正支持着。

這個宣言指出：人民自由的遭受迫害與師生安全的毫無保障已使北平的大學教育根本無法維持。

教授們說：「各校同人一再苦心勸導學生，學生一再接受勸導，然暴行與血案疊出不窮，勢非刺激學潮，達到摧殘教育之目的不可，用心何在，實非同人所能了解，自不能不要求政府予以解答。」

新聞被統制

他們向政府責問的是那些行爲？教授們一一加以列舉，因爲新聞已經被官方的中央社所歪曲與統制。在三月廿九日，北平警備司令部明令解散華北學聯，這遏起了學生的罷課，接着又發生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有的學生被逮捕，有些學生被毆傷。武裝暴徒侵入大學，掠奪校舍，毀損財物。

這些挑釁甚至在學生休罷之後還沒有停止。例如在四月十一日，一羣暴徒又攻打北大校舍，襲擊任何被遭遇的學生。

教授們說「暴行進行之時，學校四周崗警林立，竟任暴徒逞兇，殊不可解……同人等處此情勢，深感教學工作時在威脅之中，難以進行。」

空前之舉

中國最著名大學的教授宣言罷教一週抗議連續不斷的暴行，這是空前之舉，然而北平三個別的大學在上月亦採取同一行動。這種方法甚至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昆明治安當局槍擊集會、屠殺學生的時候，和一九四六年七月聞一多、李公樸兩教授在昆明街頭被刺的時候都不曾採用過。

沒有一件事比這更明白地表現了他們對南京政府喪盡信心，甚至在最溫和而且堅決反共的智識份子之間。這樣的政治無能、經濟破產，馬歇爾所稱爲中國之希望者就是這般人。人們懷疑他們對於我們把現政府看作一個反對世界上專制主義的盟友而予以無條件的支援將有何種反應。

William W. Lockwood
普林斯頓．一九四八、五、六。
（原載本年五月十四日紐約時報）

（二）我們的對華政策

——對國民政府不加考慮地予以支援至爲危險——

下面這封信的作者是哈佛大學歷史副教授，並担任「國際及區域研究委員會」中國部分的副主席。

紐約時報編輯先生：

貴報五月二日發表的何應欽將軍的來函，是一篇對於種種阻止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之根源深遠的歷史困難因素的有力敍述。他指出由君權和父權傳統發生的種種難題，公民責任從屬於家族主義，道德超越了法治，更由於貧窮和文字的困難，造成了大批的文盲。所以要在中國促成一種健全的政治演變，必定需要較長的時間。

何將軍很合理地把這種種困難概括在一句話裏：過去的影響太大了。這句話正可以用來解釋過去二十年國民政府本質上非民主的統治紀錄。

可是，緊接着對於中國政府政治落後性的歷史解釋之後，何將軍便下結論說：這個政府是與「專制和獸性」作戰的「民主理想和人道」的代表，卻是非常不通的。

一黨專政

我倒很贊同他自己對於中國非民主傳統的分析，它說明今天的國民政府並不是個夠資格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事實上，像最近發生的事件所表現，它還沒有終止一黨獨裁。

何將軍警告我們說：要是共產黨在中國勝利了，全亞洲便會被赤化；「亞洲怎麼走，歐洲、全世界都會跟着去」；戰爭已無法局限於某一地區，而會毀滅全人類。可是這些警告並不能幫助我們解決中國問題。假如這些可怕的景象是用來恫嚇我們，壓迫我們予南京政府以無限制的援助，那未免太不像一個堂皇的國民政府代表的作風。

目前我們的盟友中國國民政府既然還表現這麼多的專制特點，這麼少的民主作風，我們的難題並非是否應該支持民主打倒專制，而是如何把這目的在中國實現。

四月中，顯然是國民黨右派所組織和煽動的成千武裝流氓，在警察保護之下對中國第一流大學，由胡適博士任校長的國立北京大學，發動有計劃的恐怖攻擊，他們搜捕、毆打學生，搗毀校舍，並且迫使中國最著名的大學教授宣佈罷教，然而這件事幾乎沒有在美國報紙上報導過。這件事如果在美國發生，就好像一羣受民主黨或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指揮的愛國糾隊們，在司法部的協助之下，搗毀了哈佛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的校舍。

國民黨的目的

胡適博士領導下的教授決不會是共產黨，可是對他們這樣的待遇祇有使他們對國民政府的民主更加絕望。國民黨的目的顯然是要阻止中國非共產主義的自由運動發生，因爲這會使國民黨取之美國而用以打擊共產主義的援助成爲不可能。

如果共產主義終於征服了中國，那很可能是由於南京的專制主義把太多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富於理想的學生們，趕進了反對派的陣營，這正是共產黨所歡迎之至的。這也就表示我們對南京不加考慮的援助祇爲加強了國民政府反民主的而非民主的傾向。

如何對付正在中國滋長的共產專制主義而不支持由於中國政治落後性所發生的法西斯專制主義傾向，才是我們眞正的難題，我們決不能讓我們的民主本能促使我們去支持任何一種專制主義。

John K. Fairbank
麻省、劍橋、一九四八、五、五。
（原載本年五月九日紐約時報）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劉緒貽

不合理的社會分工

分工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普遍現象；愈是文明的社會，分工愈複雜，愈有必要。大體上說，分工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生物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男女兩性間的分工。這一類的分工，完全決定於遺傳，人力沒有方法改變。一類是文化的，比如有的人種田，有的人做工，有的人官做，有的人教書等等。這一類的分工，除了在世襲階級制度（Castesystem）的社會如從前印度的社會和中國西周時代的社會裏以外，大都決定於遺傳與環境的交互影響，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

既然個人可以相當自由的選擇其在社會上的工作崗位，自然一般的人，只要是可能，總喜歡選擇那些「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尤其是那些「用力最少而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工作。比如煤礦工人，清道夫等一類的工作，不獨勞苦，所得報酬少，而且一向爲社會所賤視，所以大家只要是能避免，一定避免。又比如參議、顧問、專門委員等一類的工作，不獨輕鬆，報酬不低，而且一向爲社會所

爸。避重就輕，審取容予，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社會現象，如果沒有適當的社會控制，讓它們自由發展，社會生活便成爲不可能。一八四〇年，美國波士頓人李卜雷(George Ripley)和其他十四個志同道合的人，抱着滿腔熱忱和理想，建立了一個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其目的便是想獲得一種知識與體力勞動之間較目前更爲自然的分工與合作，爲了避免才力與職務不相符的現象，凡是參加的人，都按其各自的才能分工。他們也組織了一個農業與教育協會，會員有的在農場上工作，有的在學校裏工作，只許有合作，不許有競爭。但是五個月後，一個名叫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認爲他五閱月來在農場上的體力勞動是不值得的，於是請求調換，後來他固然由體力勞動改成了行政工作而感到滿意了，但原來和他一塊工作的人，却認爲這是一種歧遇，而深致不滿。這個烏托邦式的農場，就因爲這些摩擦，再加上其他緣因，到了一八四七年，便完全解體了。這是一個很好的試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社會控制，人類是有向「用力最少而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那一類工作中去爭取地盤的傾向的。

中國社會，尤其是兩漢以來的中國社會，一向有所謂勞心與勞力，治人與治於人兩種人的區別。勞心與治人的工作，所謂「出令」與「傳君之令而致之民」的工作，無疑的，比起勞力與治於人的工作，所謂「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的工作來，自然是要「用力較少而所得社會報酬較多」的，所以一般的中國人，只要是可能，總希望從事於勞心與治人的工作，而避免勞力與治於人的工作。

不過任何一個社會，由於文化水準，尤其是生產技術的不同，其分工組織，是有一定格局的。換句話說，其各種工作所能容納的工作人員，都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大家認爲某一種工作最愜意，可以用力最少而得到最多的社會報酬，於是都擠向那一種工作，則社會上一定會產生許多寄生蟲，剝削者，這些人，都是社會生活的擾亂份子和腐蝕菌，對社會是有害無益的。比如一個小帆船，雖能容納幾名槳工，但只能容納一個舵手，如果大家爭當舵手，避作槳工，不獨增加這個小帆船純粹的負担，還足以妨害行船的安全。又比如一個工廠，雖能容納大量工人，但只能容納一個經理，少數職員，如果大家避免作工，爭當職員，不獨增加這個工廠純粹的負担，而且還減低這個工廠的效率，使之無力和其他工廠競爭，或者減少其和其他工廠 [illegible]，認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像上述這一類簡單的，小規模的社會生活中不合理的分工現象，一般人還容易感覺得到，看得出；而且有辦法制止，所以我們很少看見一個小帆船會有兩個舵工，也時常聽得見「裁汰冗員」的把戲。但複雜的，大規模的社會生活中不合理的分工現象，却往往不容易感覺得到，看得出；而且也不容易有辦法制止。比如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所提過的，在一個農業社會裏，社會組織比較簡單，生產力量有限，社會需要與負担完全脫離生產勞動的知識份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可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民國以前的社會，往往感覺不到，看不到這種道理，一般人只要有機會，總想做個讀書人；也不問對於整個社會組織與分工是否有益，只要是幫助人家讀書，不管怎樣讀書，或讀怎樣的書，總認爲是一種美德。其結果，我們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因爲社會組織沒有變更，生產力量沒有進步，往往超過了需要，造成一種不合理的社會分工，社會上浮出了一大批沒有機會，或者不能，實現任何功能的人。顧亭林先生在其文集卷二「生員論上」裏，對於清初的生員，曾經作過一個粗略的估計。說是：「今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除了這一大批「免於編氓之役」而又無官可作的生員以外，還有許多候補的進士舉人，投閒置散的幕僚，以及尸位素餐的官吏；再往下去，又有許多以「筆耕」爲業的準生員，合起來計算，當不是一個小的數字。顧亭林先生固然看出了這種畸形的分工現象，而且寫成文章，大聲急呼的要制止，但因爲牽涉的問題太複雜，規模太大，當時的社會幷沒有理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仍然繼續着，幷且還不斷的擴大。這種現象，自漢以來，一直是中國社會上根深帶固的問題。

成事不足

這種社會上知識份子過多的現象之所以成爲問題，幷不僅僅是因爲「人數多，」還有其他更深刻的緣因。第一是由於他們的分業訓練太窄狹，太不着實際，太與生活脫節，所以轉業困難，沒有克服環境，建立事功，和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換句話說，當「傳君之令而致之民」和「傳道授業」兩種工作範疇內容納不下時，他們便變得百無一用。在簡單的，專化程度不深的，或性質很相近似的分工裏，某一種工作中產生了冗員是不足以釀成問題的，因爲轉業容易。比如鋤草的人多了，可以分幾個去除蟲；實際如商人多了，可以分幾個去做其他小生意，此種轉業，不發生知識，技術，習慣，與體力等問題。但在複雜的，專化程度深的，或性質很不相同的分工裏，情形便不如此簡單。比如一個受過長期訓練的科學家，假若一旦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很可能變得毫無用處；即使勉強從事於他種工作，也大半會弄得一塌糊塗。知道牛頓的生平的人，一定可以相信，牛頓不容易做一個很好的廚子。這是因爲做科學家和廚子，其所需要的知識、習慣、與技術的性質，相差懸殊的緣故。坐慣了教室和辦公室的人，不容易做一個很好的拳擊家，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因爲兩種職業所需的技術與體力，都不相同。從前中國一般的知識份子，其所受的分業訓練，只包括對四書五經的記誦與解釋，而且此種解釋還是有一定範圍的，這種知識和技術，除了「傳君之令而致之民」與所謂「傳道授業」而外，不獨不能以之創建任何事功，理解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事象，且不能以之應付生活問題。所以顏習齋先生說：「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書正誤卷二）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不獨如此，從前中國讀書人，尤其是宋以後的讀書人，因爲長期不勞動的結果，往往弄得多愁多病，頭虛眼花，手無搏雞之力，就是想退而求其次，轉業工農，混一碗飯吃，也大都舊習難改，體力不濟。李恕谷說：「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實，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獼猴。世人猶詡詡謂可以養身心，誤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恕谷後集與馮樞天論讀書）這樣的知識份子，便是我們俗話說的「文不能知事，武不能挑擔」的人，所以顏習齋慨然的說：「漢宋諸儒，……誤認纂修文字是聖人，則我傳述註解便是賢人，讀之熟講之明而會作讀文者皆聖人之徒矣，遂令成二千年一虛花無用之局」。（四書正誤卷三）

這種因分工不良轉業不易而成的虛花無用之局，在社會變動，正需要大批人才創建事功以解決問題的時候，表現得最爲明顯。北宋到了仁宗的時候，外患日亟，財政困難，王安石看出了當時的問題癥結，想刷新庶政。來一個全盤的改革，然而當時所謂的「士」，大體既不知兵，也不懂興利除弊，所以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批評他們道：「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今以

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法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他以為其所以如此的，都是由於原來陶冶「士」的方法不對，所以他主張行新政要用新人；而要想得到新人，便應當針對當時需要，改變當時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另外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明朝末年，明末問題，也和北宋差不多，最沒有辦法的是財政和外患，當時的讀書人，也都是些「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篤行爹爾，橫玉腰金」（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疏）之流，對於當時的實際問題，絲毫沒有應付的能力，崇禎求治心切，在位僅十七年，却用過了五十多個輔相，然而結果仍然是如李恕谷所說：「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依之人，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恕谷文集與方靈皋書）清代鴉片戰後，又是一大變動，李鴻章辦洋務，孤掌難鳴，據他自己的看法，也是由於當時的知識份子，大部份只能作八股文，寫小楷，不識時務，不習事體的緣故。一直到今天，這種傳統，仍然無形中控制着我們的知識活動，我們讀書人在受分業訓練時所養成的知識，技術，體力，甚至習慣，仍然是除了作官與教書以外，毫無用處。近來報紙雜誌上許多對於教育的控訴，都是這樣發生的，這眞是值得我們猛省的事。

敗事有餘

在上述不合理的社會分工之中，由於窄狹而不切實際的知識活動所造成的知識份子，其不能創立事功，解決問題的事實，還是許多人都見得到的。但是，每每在社會革新的過程之中，這些「成事不足」的人，同時也就是「敗事有餘」的人，這一點，却很少有人注意。我們願意在下面作一簡單的分析。上文說過，中國社會內從事於知識活動，大都是那些想「用力最少而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人。他們雖然往往因為出路狹，人數太多，在社會上沒有實現任何功能的機會，但由於統治階級不斷提倡與獎勵的結果，他們一向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我們只要比較「儒林外史」中范進學中舉前後的情形，便可以知道，讀書人，尤其是有功名的讀書人，在中國社會裏的地位有多高。他們利用這種地位，往往和官場勾結，困擾平民，妨害庶政，顧亭林先生在其「生員論上」裏把生員在社會上「敗事」的行為說得很清楚，他說：「今天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甚有自身為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羣起而鬨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生員如此，其他讀書人又那能例外呢？所以他接着說：「天下之病民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為什麼這些讀書人一定會困擾平民，妨害「官府之政清」呢？照我們的看法，這是其勢不得不然，因為他們既然在社會上有較高地位，而地位又刺激欲望，欲望的滿足是需要錢財的；何況為了要裝點面子，陪襯地位，一定也得有相當錢財呢？但照我們上面的分析，他們既大都是些浮在社會上百無一用的人，自然不能有經常的正當收入，要有錢財裝面子，滿足新欲望，只好在不認識字而容易欺侮的老百姓頭上想辦法了。王安石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他認為就是由於這個緣因，「故富者貪而不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現在我們要再進一步的分析，過去中國讀書人，尤其是有功名的讀書人，其所以社會地位高，乃是由於他們「知書識禮」的緣故。「書」「禮」之所以有價值，有權威，則是由於一個尊重「書」與「禮」的社會。所以，假若由於一種社會改革，社會的價值觀念變了，人們不再看得起「書」與「禮」，則原來花了很多時間精力以求「知書識禮」的人，其社會地位，自然會隨之而降落，從前附帶在此種社會地位上的各種特權與舒服生活，也將隨時代而俱逝，在此種情形之下，這些轉業困難的知識份子，面臨淪落的威脅，往往會不顧一切，組織起來，結成堅固的團體，反抗任何進步的革新事業，這是革命或改革運動最可怕的，但也是必須除去的阻力。王莽是失敗在他們的手裏，王安石尤其是失敗在他們的手裏，我們為此事曾經相當仔細的檢點過宋史，王臨川集，以及其他相關典籍，發現許多證據，足以證明這個道理，可惜這篇短文裏我們不能詳列這些證據，只能提出一個線索來讓大家可以推想。前面不是說過，王安石主張行新政用新人嗎？所謂用新人，當然包含除去舊人，不過舊人雖然沒有適當的知識技術來推行新政，却可以阻礙新政的推行。所以在英宗時代，雖然王安石的人品學識，已為天下所深知，被認為是當時唯一的救星，但到了神宗給以全權，除舊佈新的時候，那些政府內無力幫助他實行新政的已革和將革的舊人，和社會上大批自付無能參加新政工作的知識份子，面臨失業與沉淪的危險，於是「羣起而鬨」，擁護當時失意政客如富弼、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為領袖，用掣肘，不合作，欺騙民衆，遊說兩宮及外戚等技倆，并利用天災，一次一次的阻撓他的革新運動。他們說反對新政是天下公意，其實在當時情形之下，一般不識字的人的意見那有表現的機會？那些知識技術足以幫助他實行新政的人，自然不會反對他。所以所謂天下公意者，事實上便是那些在革新過程中，百無一用的要被淘汰的知識份子。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成功了，王安石失敗了，北宋從此完了，所以我們說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明末徐光啓領導的革新運動，也是失敗在這些人的手裏。最明顯的是徐光啓主張改革軍火與軍器，而當時的儒生領袖劉宗周却竭力反對，認為是瑣屑之事；徐光啓主張改曆法，而當時的儒生，尤其是與欽天監有關的儒生，却竭力反對，以為或許因此會吃洋人的虧。但實在說起來，這都是一種表面的理由，正如我們今天怕這個怕那個一樣，眞正的理由恐怕是這些改革會妨害一大羣儒將，以及出身儒生的半星相家半天文家的地位與飯碗。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成功了，徐光啓等失敗了，明朝亡了，所以我們說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各種各樣的革新和革命運動。或者失敗，或者進步太慢，大部份是吃了這些人的虧。我們時常怪我們的文化傳統太深太久，改變不易，但為我們舊文化鬥爭以圖苟延殘喘的，都是這些人；沒有這些靠舊文化殘能圖溫飽的人，我們的舊文化傳統便無所附麗，新文化也便容易生根了。

直到今天，這些人仍然是我們革新運動的最大阻力。從農村中的紳縉起，到南京的各種政治團體為止，這裏面有許多人，其生活上，各方面的享受，都比較一般人民為高，但其唯一的本領，却只是比較一般人民多認識幾個字，稱得上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技術、體力、習慣，完全沒有；也就是說，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工作上，百無一用。然而他們意識得到，只要是舊文化格局的影子留在我們的社會裏，他們總是可以「用最少力得到最大社會報酬」的，所以利用各種舊文化特徵如門生、故吏、部屬等組成各樣團體，保護舊文化，攫取私人利益，其對於阻緩現代化的歷程，是很明顯而有力的。近年來我們各種政治活動之中，明眼人可以看出，其最能阻礙革新事業的，盡是那些不農、不工、不商、不醫、不文、不武，知識技能不足以任事，而却又要養尊處優的知識份子及其組成的團體。我們研究中國知識生活的歷史，以及此種歷史在目前社會中留下的遺毒，一想到這種可怕而又可厭的勢力，便不禁悚然而憂。我們至誠的希望立即停止或改變這一類的知識活動；也熱望從事於各種革新運動的朋友們，一方面固然要除去這種阻礙進步的勢力，但自己却也要特別警惕自己，充實自己的知識與技術，改變自己的觀念與習慣，決不能再蹈這種覆轍，又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禍根。

三十七年六月四日於珞珈山

翁文灝組閣經過及就職以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翁文灝是在張去何辭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被提名爲行政院長的。張羣因CC反對而去，何應欽的堅辭，聞亦與CC有關。據說在假投票之後，正式提出立法院之前，CC因擁何已有表示，第二天就向何開出了六部四省的價錢。何氏看見要價太高，連忙敬謝不敏。CC既然對何氏有所索價，那麽對於翁氏爲什麼又如此輕易放過呢？

翁在五月廿三日深夜被提出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旁人更無從作事先的接頭了。第二天提交中常會後，CC曾醞釀着反對。谷正綱在會上摔破茶杯，抨擊翁氏能力不夠。張道藩三次起立發言反對。話却說得比較委婉，他說：『就是我們投他的票，旁人也會不贊成。』田崑山等則認爲翁氏只知資本主義，個人自由的經濟，而不懂民生主義的眞義。因之該日上午翁閣似有流產的趨勢。中午蔣總統邀宴請全體立委，說明原委。在午後立法院實行同意權的時候，企圖反對者忽然都改變了口氣。胡健中說：『我們不得已而求其次』。王劍鍔說：『我們要信任總統，不能不敷衍一下。』大家爭得的同意權乙項，卽要行政院長先來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的一個難題，都免去了。

這反翁的醞釀，並沒有阻止翁氏在立法院順利的通過。其中最大的一個關鍵，據說當局在官邸會報中曾把CC的首領罵得面紅耳赤。說他辦了二十年黨，却沒有一個羣衆。只有一件事是成功的，就是趕走了張岳軍。當然，這是指選擧副總統及張岳軍失敗於假投票兩事而言。因此一罵，陳氏決定出國。當局却一面允許他出國；一面表示：就是出國，這責任仍歸你負。

CC雖然在立法院同意權上把翁文灝輕易放鬆過去，但企圖增加閣位之心仍未絕念。這或者是翁閣難產的一個原因；但不是難產的主因。翁氏既然標榜新政要用新人，自然就要延攬幾個新閣員。於是在數謁總統諮商之下，好容易想出了惟一的新人顧孟餘，想請顧氏出任副院長。翁氏曾親往上海勸駕，顧氏却在蘇州閒遊。翁顧事先既未相値，所以在名單發表後，顧氏就遲未就職。顧氏淡泊爲懷，在抗戰期中，自香港轉到重慶，就謙辭官職，以避嫌疑。一個冷淡了將近十年的人，對於這個跳火坑的局面，就更引不起興趣來了。所以正院長已經就職一週，而副院長則尙在勸駕之中。

翁閣雖然有過新政要用新人的口號，但翁氏在物色新人才上，並沒有過眞的努力。所以多半還是由舊人蟬聯了。對於CC的要求，翁氏因CC本身內部意見參差，故均一一婉拒。例如顧毓琇想教部，可是余井塘亦有此意。洪蘭友有意內政，但亦另有爭持者。蕭錚想掌地政，而李敬齋本是他們一家人。翁氏在婉拒CC之後，親向朱家驊、張厲生二氏懇切慰留。朱氏這兩年在教育部的遭遇，眞是焦頭爛額。所以決心求去。但終因謁見總統之後，得到增加教育經費的允諾，打銷辭意。張厲生由於辦理選擧不善，有過引咎職辭的姿態。後來因爲新閣中的副院長既無希望，也就安下心來，蟬聯他的內政部長了。

翁閣中除大半由舊人蟬聯外，値得一提的是軍財兩部。雖然翁氏親到上海請來了何應欽，但十分明顯，這當然絕非翁氏的力量，這是因爲何氏與總統早有協議。當內定張岳軍組閣時，何卽有副院長兼國防部長的傳說。第一因爲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當局早有調換白崇禧的意思。第二軍事主角陳誠下台後，當其對他人旣未敢完全信任，只有重用何氏了。第三，據聞自何氏有出長國防部的消息後，友邦在京的軍事顧問團極力鼓動，並以努力幫忙到底的諾言，以增加何氏的勇氣。何氏長軍最大的變更，就是把過去的參謀長制度取消了。國防部長與參謀長的職權予以重新調整。何氏之來，將重新起用軍事老人，地方軍人的權力亦可以稍稍加重。因爲何氏不像陳辭修之剛愎自用，作風上比較圓融緩和。

財政部長王雲五亦和翁氏本人似的，是在無可如何之下被任命的。財長一職，原屬意於張嘉璈，但張氏在國大時，就遭人反對，又加以有種種貪污流言，所以不得不掛冠求去。翁氏理想的人物是在國外的蔣廷黻，蔣氏回電辭謝。於是落到了『百搭』王雲五頭上。王氏最初說：『最好不做官，可以寫兩本書。』但在懇邀之下，於是以『不能因我一人，而使翁閣組不成』的捨己精神，而不懇辭了。

翁閣難產過程中，與民青兩黨的合作，亦是個不大不小的問題。兩黨的不入閣，在兩黨原來只是一種姿態，如今却成了僵局。這弄假成眞的僵局，實際上出乎民青兩黨意料之外的。民社黨當初參加政府，其重要關鍵在張君勱的弟弟張嘉璈已經取得了央行總裁。現在張嘉璈既然被迫辭職，在張君勱家庭關係看來。民社黨之決定暫不參加政府，與此事恐不無關係。至於青年黨的參加政府，現在眞是一個尷尬局面，不參加吧，經濟農林兩部的幾千隻飯碗要被打破。參加吧，話已說出來了，四十一名立委，國民黨又不像肯痛快讓出來的樣子。恐怕現在左陳兩位部長正陷於進退維谷之中。在這黨派關係中，却只苦了一位以吃「民青飯」起家的雷震，在上海時靑年黨明明答允了提出名單參加府政；等到總統正式發表名單後，靑年黨忽又否認。聲明靑年黨在立委問題未解決前，決不入閣。這已經叫雷震兩頭受苦。而民社黨却因不能參加政府，把一切怨氣都往雷震身上推。徐府委傅霖有次指着鼻子大罵雷震說：『國民黨不守信用，完全沒有政黨的作風。大黨現在分成了多少派，其實還不如小黨呢』？

×　×　×　×

翁氏在進行組閣時的記者招待會中，曾宣佈今後的施政方針，是善用美援與增加生產。其實善用美援是翁氏這次敢於上台的唯一法寶。美援既然已經通過美國的國會，在翁氏看來，他的經濟支援，當然不致落空。他所謂的增加生產，實際與美援就是一事。美國人用美援在華南所要從事的建設，當然就是翁閣所謂的增加生產，所以美援就是翁閣的生命力。意料不到翁閣產生不到一週，美國縮減外援的消息又從華盛頓傳到了中國。美國在援華款額中，四億六千三百萬元有減去六千三百萬元的可能，同時並把十二個月用款時期擴展爲十五個月。這可說是翁閣經濟支持力量上的一個打擊。

禍不單行，就在這個美國縮減美援數目的時候，中國發生了一個廣大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參加這運動的有學生，有教授，有工商界，更有南京新近成立的「新國會」。在這個全國學生發動反美運動以前，南京有一百教授發表宣言，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接着上海的各大學校及教授發名公函杜魯門總統與馬歇爾國務卿，亦反對美國扶日政策。誰都知道，這兩批教授名單中，包括着許多CC份子，而極大部份都是支持現政府的人物。這或者就是司徒雷登驚訝與憤怒的關鍵。後來反美扶日成了擧國一致的運動，司徒

熱河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訊）現在的熱河之戰，可以看做東北華北大戰之前奏。

熱河地位的重要，有很多的史實說明她，遼憑什麼將宋擠到白溝河以南，金又怎樣取遼逼宋，元又怎樣滅金亡宋。明朝是怎樣鎖邊防，吳三桂變節，清軍入關，是一個偶爾的機會，不然他也或許還是走熱河的道路。九一八日寇攫取東北，不忘懷熱河，而有廿一年的長城戰役，將熱河劃入偽滿，使得華北不得不特殊化，形成一個全面抗戰爆發前的拖局。這一些北國興亡史，在在說明了熱河地位的重要。三十年國軍切斷共軍塞外走廊時，就是先由現在守承德的十三軍攻佔承德，然後由傅作義解圍大同，攻下張家口，控制平綏全線，共黨要重開塞外走廊，是否還要循着退軍路線進軍呢？是個有趣味值得研究的問題。

東北華北不僅是相依為命的關係，現在是真正的已經打成了一個戰場，熱河之戰具體的顯示出這個意義來。原來給東北華北兩戰場打補綻的范漢傑首當其衝，他雖然兼着熱河主席，但是他的主力還是在遼西，守承德的還是石覺，他到遼西以來，始終以主力集結，不敢輕舉妄動。現當熱局緊迫的時候，報紙上一再宣傳他將自熱東增援，可能還僅止是宣傳，就像宣傳打通錦瀋段有把握是一樣。不過要這樣下去，等熱河整個弄完以後，以北寧路為關內外走廊的馬蜂腰，將更容易被折斷。

「晉冀察」與「晉冀魯豫」兩區已經合併，軍事，政治，幣制都統一起來，原來劉伯承的晉冀魯豫軍區與聶榮臻晉察冀軍區是以德石路及正太路為界，以南屬劉，以北屬聶，現在他們統稱為華北解放軍了，這一個措施顯然是與國軍的華北剿匪總為對照。就在這兩個軍區合併的時候，共軍打下了晉南重鎮臨汾，他們自稱為合併後的獻禮。將來共軍中是誰統一指揮現在還不知道，劉部已早南去，聶部積極北來，已經晉北察南越平綏路，進入熱察冀邊境上，側擊南口與古北口，潛伏伺機，阻止國軍援熱並謀切斷長城內外的聯絡。共軍在原來兩個軍區的銜接點上的石家莊，正在積極建設所謂新民主主義的城市。鐵路也局部修復，東至衡水，（僅通車晉縣）西至陽泉（準備延展至壽陽）。一部分工廠復工，工商業漸趨活躍。他這個工商業中心，現在也正是兩軍區合併後的大空心的中心。他的地位將代替邯鄲與阜平。

北寧路關內外上月中旬一度遭受破壞時，接近范漢傑的人士就判斷，共軍一時沒有撼動遼西的力量，因為范的部隊始終集結着使共軍無隙可乘，達不到零吃的目的。遼西一時不能撼動，就沒有從冀熱遼邊境上進關的可能，破壞津榆段與瀋錦段不過是一種牽制作用，目的還是先移兵圖熱河。但是范的部隊有沒有力量去援救熱河，也是一個疑問，他在錦州遙領熱省主席，按道理他應當注意熱河的局勢，他的不輕易使兵力分散的決策及錦州基地的必須固守，會使得他對熱河「愛莫能助」。

解救承德的危急，主要的還得看河北平古線上的力量，遼西熱東方面也必然出兵策應，經朝陽、凌源、平泉到承德，這一條漫長的路是不易通過的。承德東邊的門戶國軍已經撤守，雖然中央社宣傳仍由地方團駐守，這也不過是象徵的意義而已。石覺守熱河顯然也是將兵力集結在承德一點，固守待援，並吸引共軍主力予以內外夾擊。隆化國軍以兩營兵力據守，激戰五日，以牽制並消耗共軍，於任務達成後轉進。傅作義電石覺嘉獎隆化守軍中也曾說：「匪犯熱西圖謀承德，我欲打破匪之企圖，必須扼守一點堅強抵抗，以少數吸引共匪主力，俾我分散各地之主力從容集結，形成優勢之攻擊力量。」國軍守承德之戰略，於此明顯可見。

共軍圍承德之攻勢是共軍在各地春季攻勢即將作一總結之最高潮，山東圍昌濰，豫陝鄂邊境上打宛西，晉南攻臨汾，晉北攻應縣。昌濰、宛西、臨汾都先後被共軍攻下了，只有應縣算是經國軍解圍後安全退出。要照昌濰、宛西、臨汾的情形，以後守孤立據點，成了一個危途，是沒人敢再堅守了。慣於表演的傅作義，在應縣苦戰一月以後，從綏遠派出了兩個師，由董其武親自率領，經大同懷仁急進應縣，解圍後將守軍張璞接迎出來安頓在大同，然後班師。這樣表演以後，傅作義又可對石覺作暗示或誇嘴了，「您守承德吧，孤立不至於無援，到必要時，我是會來解救的，應縣小城小部守軍我還去救他，堂堂熱河省城和十三軍我怎會丟掉您們不管？」

傅作義將怎樣去援救熱河呢？他已經抽調了兩個軍到冀北察南接近熱河的邊境上，並由副總司令上官雲相到平古線上督師。當面遇阻援的部隊又是他的老對手聶榮臻。聶部在熱察冀邊境上發現的已有二、三、四等三個縱隊，兩方兵力犬齒交錯，現在還沒有大戰。聶部除了二、三、四縱隊外，一縱隊仍在晉北，六七兩縱隊留在冀西冀中看家，在這種情形下，傅作義是否還再表演一次穿心戰呢？值得注意。不過上次冀中的表演，並沒有撼動了聶榮臻向北挺進的決心，再做一「圍魏救趙」之計，其效力上恐怕也很有限，解救熱河還得有一次硬拚大打。

守承德的十三軍在熱河駐防已經有兩年多，城防工事據說還相當的堅強，這次外圍戰中也沒有吃大虧，一般相信他在那兒還可以撐一氣。共軍據點攻擊，常利用夜襲，因為白天國軍有飛機助戰，晚上目標模糊，而國軍的夜戰經驗是不夠的。守軍為防備共軍夜襲，已將大批照明設備運往承德。將來承德夜戰將是一個偉大場面。

傳共軍集承德外圍的兵力有六個縱隊，守軍為十三軍全部及熱省大部地方團隊，大約有四萬人左右。西路援軍在平古線及熱察邊境有兩個至三個軍的兵力，東路援軍在范漢傑指揮下的也有四五個師，三方合計約十五萬人左右。圍攻承德的共軍連同他用阻擊援軍的部隊也在十五萬人左右。兩方差不多是旗鼓相當，這一戰無疑的將為華北及東北大戰之前奏，東北能否繼續屏障華北，華北能否繼續支援東北，熱河承德之戰對牠是可以決定的。同時熱河戰後，兩方實力再經一度消長，夏季的東北及華北的大戰也會在一度調整部署後，而隨着到來，目前長城內外的烽火是值得注意的。

（六月一日）

大使在這個時候，於是招待記者，發表了一個國務院批准的書面談話，並認為這種運動的發展，可能有不幸的結果。司徒口中的「不幸結果」，究竟何物，雖未明言，但實際上就是指必要時可能取消援華。司徒所指責的，表面是學生的反美運動，骨子裏誰也知道，這是指桑罵槐。因為美國是今天政府的唯一支持力量，而CC派的人物，發動並參加反美扶日運動，這是美國絕對不能諒解的。美大使的聲明，雖然沒有明顯的指責政府，但威脅抑加在政府的頭上。這對於新閣的外交政策，增加了一個難題。假如對美國的扶日政策，新閣必定遭到全國人攻擊；假如容忍人民反美扶日運動，新閣必受到停止美援的壓迫。所以翁閣中王外長在這個問題上所發表的談話，眞有難言之痛。以目前的形勢推測，這種反美扶日的運動，一時不致停止，這也就是新閣外交內政上的悲劇。（熙，六月七日）

多災多難中江漢之間的潰瘍

浩

共軍劉伯承陳毅等部，五月初以狂風驟雨之勢，突襲宛西，鏖戰旬日，整個華中戰局幾致改觀：摧毀了入川入陝的一座堡壘，剷除了宛西民團這塊堅強的絆腳石，糜亂了半邊鄂北，更在川陝邊境的叢山地帶播下種子。這一戰，共方操之主動，疾如迅雷。國軍守西安，固鄭汴，正積極用兵於隴東，簡直猝不及防，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使宛西民團被團團打垮。這幾天國軍雖然由豫中南陽襄樊分途出擊，收復了老河口、南陽，企圖包圍共軍，截擊於南陽宛西平原之間，但這些地方浩劫空前，夷爲平地，豫鄂川陝邊境隱患未已，又豈是隴東之捷所能抵償？

共方圖窺宛西，已非一日。這個伏牛桐柏武當三條山脈間的孔道，得之足以西窺川陝，南臨漢水，北控洛鄭，東握南陽，不啻是中原戰略上的樞紐。盱衡戰局，固然國軍還可扭轉頹勢，而地方武力的覆滅，却不是短期可以再生的；這次宛西民團，抗戰週餘，英勇無比，發揮了守土衞鄉最高度的精神，在周圍七百里的一片大海中，無論一村一鎮，大小據點，無不白刃爭奪。共方挾優勢砲火，亦損失萬餘人。宛西二十年來在戰鬥中成長的優秀幹部，犧牲殆盡，老弱婦孺，傷亡累累。據估計，兵民死傷，達四萬餘人；由宛西鄧縣、鎮平、內鄉三縣團隊及難民全部退入鄂境的混亂情形看來，這數字可能是正確的。這種嚴重的損失，使豫鄂陝邊境的防禦日益脆弱，而在整個華中總體戰的觀點上看來，尤足爲建立地方民衆武力的前途悲！

共方猛撲宛西是有計劃的。——匯合劉伯承、陳毅、陳賡、孔從周、李靜宜等部主力達十五萬人以上，聲勢浩大，所以陷光化舊城及老河口時，並分股流竄，陷棗陽、均縣、鄖縣、鄖西，由鄖縣再入陝犯鎮安，由西峽口、紫荊關分途入陝犯西平、商南，孔從周另股也在陝境洵陽白河間呼應。尤其鄂北鄖西、竹山、竹谿等縣，山嶺重疊，地勢險峻，素爲匪盜淵藪，共軍未攻宛西以前，這一帶出沒的各色散匪即有六七千人，因此如火燎原，蔓延日廣，共軍很可能在這大巴山脈旁的荊山山脈與武當山脈間，建立一新的根據地，而與陝川邊境共軍呼應，並圖窺抗戰時由老河口入川要道的穀城、保康、興山、秭歸沿線各地，策動江漢地區李先念的舊部，以取宜昌。

老河口是國軍康澤所部防地，工事早已做得很堅固。可是劉伯承第二、十一縱隊，爲劉部精銳主力，以投鞭斷流之勢，渡過刁河、排子河後，直趨光化舊城及老河口。雖空軍整日飛臨阻擊，每日常川出動飛機五十架以上更番轟炸，但國軍的慘烈抗拒，終抵不住劉伯承的人海戰術，兩地於五月十五日、十七日相繼撤守。老河口不僅在經濟上是鄂北的重鎮，也是川陝豫邊境重要的軍事基地，有飛機場、小型兵工廠及軍需倉庫，爲川陝豫邊區的補給站。在三十二年抗戰中，曾一度淪陷，盟機轟炸，精華盡失。這一次的攻防戰，更殘破不堪，巨量的彈藥、軍需、物資、及大批米糧、黃豆、布疋、棉花、藥材、均未及搶出。當時情況的混亂，襄陽樊城皆被波及，而漢水下游江漢地區的李先念舊部及土共，也繼之紛紛蠢動，圖窺扼入湘咽喉的江陵（荊州）及有「小漢口」之譽的沙市。五月十九日，共軍荊江潛指揮部張健獨立旅一部五百人，直抵沙市二十里外的十迴橋鎮，襄南解放軍羅厚福部於攻陷沙洋後，也由后港來襲，直抵江陵城外十五里的龍會橋。荊沙咫尺之間，交通隔絕，沙市隱聞砲聲，江面戒嚴，長江航運大受威脅，而守軍空虛，僅由荊沙保安隊應戰，一時緊張萬分。招商局搶運棉花的輪船，改裝機關學校的公教人員學生，以便疏散。幸而海軍江防砲艦趕來，宜昌綏署所轄潘文華部兼程應援，才解救了荊沙之危。但共軍於激戰後，仍潛散於附近湖鄉，所以緊張的氣氛，仍未消除，居民紛紛逃向武漢。

鄂中大洪山以東江漢之間共軍的潛伏滋長，確是今日不容忽視的事實。根據漢宜江防指揮部所發表最低限度的估計：這一帶正規共軍約七千人，土共不下兩萬人，所以漢水兩岸鄂中一帶各縣，無日不在風聲鶴唳之中。國軍僅着眼於防範共軍偷渡，而守住了長江南岸湘鄂接壤的公安、石首、松滋、宜都，對北岸已鞭長莫及。荊沙右翼的湖沼地區潛江、沔陽、以至監利邊境，早成了共軍的盤據地。共軍及土共利用這一帶湖沼交錯，港汊縱橫的複雜地形，飄忽靡定，以大吃小，以強制弱，吃掉了這幾縣不少的地方團隊和過境的國軍零部。漢水北岸的大鎮天門縣城，雖有該縣及潛江退來的保安隊合計三千餘人，但共軍來攻時，天門仍於五月廿五日二度失守。距漢口九十華里的漢川縣保安隊，在城外二十里的蝦子溝駐守時，也被行蹤無定的共軍一團隊已經被共軍吃怕了，祇有推辭式的「你來我去，你退我回！」以求保存實力；因爲人捉去了可以放回，槍械彈藥的補充，却不是地方上負担得起的。而國軍兵力只駐守漢宜公路的據點——以產膏鹽著名的應城，及倚角之勢的皂市、雲夢，合計兵力不到兩團人。大洪山畔的隨縣安陸、京山、鍾祥，便只好交地方團隊了。於是漢宜公路只能通到皂市，由皂市到沙洋多寶灣兩百餘里間的公路橋樑都被土共燒光。鄂中平原富庶之區，已成了土共如毛的境地

鄂中江漢之區，地方情形，素極複雜。復員以後，國軍就祇接收了「點」，鄉村迄未甯靜。抗戰中期李先念的共軍新四軍第五師，在大悟山區黃安禮山間成立中共豫鄂邊區政府時，即潛過平漢鐵路，在鄂中大洪山一帶打下根基。中共復從延安派老中委鄭德山、楊經曲等人來策劃，使政工做得相當好，在日僞的壓迫下，人民很快的就接受了二五減租、換工等辦法。第五師陳大姐（即陳大腳）張健等部，經常的往來於大洪山邊應等縣，打擊敵僞。三十五年秋國軍包圍中原軍區，李先念所部六萬人由大悟山區宣化店突圍，分股入桐柏山區。除王震一部繞道入陝外，張健、陳大姐、羅厚福、楊震東等部化整爲零，便潰散到大洪山周邊桐柏山間。三十六年冬，劉伯承由豫皖而馳騁鄂東，這一股潛在的有生力量，更日形膨大，迄今天已使鄂中以及江漢三角之間，處處潰瘍，蔓延不已。各縣都有共軍地方政府，對控制地區，施行着土地改革，鬥爭清算。以參軍獻糧運動，對抗徵兵徵實，於是稍有資產的地主商人，都蜂湧逃到漢口，以致武漢人滿爲患。在漢口，租屋要用金條銀幣做頂費，一個亭子間，動輒需頂費硬幣百元（每塊行情七十餘萬），連素來冷落的漢陽也擁擠起來。而湖北人還躭心着今年的大水，這比軍事更加使人恐懼。二十年及二十四年大水，漫過漢口張公堤，荊沙以下江漢三角地盡成澤國。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人注意的桃汛峯，竟超過當年的最高記錄，尤其內湖反超過了

（下接第二頁）

浙大文院革新運動詳記

S・Y・

浙大「文風」

（觀察杭州通信）

在國內幾個有名大學中，如果說北大精神是承繼了五四的民主傳統，那麽，浙大精神可說是承繼了科舉時代「十年寒窗，認眞苦讀」的經院傳統。浙大的前身是一個前清的求是書院，接着是理工科的專門學校，所以從來支配浙大的精神，是講「格知之學」的理工精神。浙大在全國各大學中以功課最緊、考試最嚴、學分最認眞、及和體格最壞而出名。它的地方色彩極濃厚，因而它的氣度便不夠開展闊大。它在學校裏要教育的，是一些專抱講義、死背書、考八九十分的好學生；給社會造就的是一批批安分守己，在自己的工作部門上勝任而墨守成規，一輩子守着一個飯碗，奉公守法却是默默無聞的中小公務員。你在浙大所接觸的上一代人，所看到的各種事物，以及所呼吸到的空氣，差不多全是經院派的認眞而瑣碎的精神，和陳舊而嚴肅的氣味。它的舊式的師長絕對尊嚴主義，一味復古的傾向，加上矯枉過正的章則神聖，便是他們所標榜所自負的「求是精神」。

抗戰內遷，沿海和內地的人民，發生交流。浙大在文化上參加了影響，並改變內地的工作，但自己也在這中間接受影響而改變了自己。八年當中，浙大是變了：規模變大，成分變複雜，具備了一點一個國立大學的氣象，在生活上精神上都接受了時代的影響。這中間，最敏感最好動的年青的一代，漸漸變成一股堅強的求進步的力量，他們把眞正的求是精神從書本擴展到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認識和探究上去。而另一方面，強固的守舊力量仍未變動，近年來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墮落因素又同樣浸入這學究氣極重的純潔學府，再互相結合，形成了一股根深蒂固妨礙着學術思想進步的頑固的力量。人事上，「東南派」和它扶持的校友派在學校裏成爲一種支配一切的人事集團，一部分無所謂出身的人似乎還得附驥他們，以求存在。

在純學術上說，浙大爲理工精神支配着，沒有文學，沒有文風。最足以對外代表一個大學的風氣的文學院便顯得黯然無光。這是已經接受了時代影響的年青的一代所不能長久忍受的。要求改革的強烈的衝動，終於一旦爆發而爲一個波瀾壯闊的文院革新運動。

一篇舊賬

浙大的前文學院長兼外文系主任是梅光迪氏。他是一位國內新人文主義（Ne-Huma-ism）的大師，他的老師是新人文主義的權威美人白璧德（Babbitt），而他一生最崇拜的是大字典家十八世紀知識界中心人物和批評權威的約翰生（Samual Johnson）博士。他一生述而不作，只是一位標準的守舊的古典學者。但由於他的純粹學者的品格和當時不管古典也好，總算有一點文學氣氛，和今天的情形一比，梅氏當時本來就夠死氣沉沉的情形，也爲人們津津樂道了。

梅氏一九四五年冬逝世，其時早已代理院長職務並任外文系主任的是郭斌龢氏。郭當時是中文系主任兼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代理外文系主任兼代師院英文系主任、兼代文學院長、校長離校又代校長、還兼了一份正式的訓導長，在當時浙大，眞可說是權傾內外，威望極重。梅氏逝世，一般的推測，院長人選如不從校外去聘，除了他不會有第二人。這時張其昀氏適從美國講學回來，文院院長的問題便不如上述的那麽簡單了。張氏是竺校長東南的學生，在校內是擁有人事集團的實力派，不如郭之只要權力名位，實際上並無群衆。但當時學生方面，文院三系中，外文系和中文系全體和史地系一部分，竭力阻止張氏出長文院。爲了避免郭張的衝突，中外兩系三翻五次要求聘請尙在武大的吳宓氏來長文院兼外文系主任。代表數次晉見竺校長，力陳張氏所學的是地理，地理本屬理學院，因爲史地不分，當了史地系主任已經勉強，怎樣可以進一步當文學院長？聽說竺校長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說張先生治的是人「文」地理，和「文」有關。當時爲張氏暗中幫忙的人也希望同學有什麽條件可以提出。但同學仍表示反對，並開文院迎吳大會。外文系正擬第二天再見竺校長再呈上校長書，但在當天下午下課後大家不注意的時候，校長室的人搶先把張氏繼長文院的大佈告貼出來了。同學十分憤慨，但以復員遷校在卽，無暇力爭，只把上校長書公佈出來，表示他們精神上的不承認主義，並在梅氏的追悼會上，當着竺校長以下全校師生，痛快淋漓地刻薄諷刺一翻，算是出了年青人們的火氣。接着郭斌龢氏離開浙大，接受中大之聘，聽說中大請他做文學院長他因爲在浙大旣有這麽回事，又拘於文人氣節，沒有答應。兩年來，關於這方面諷刺的言論也不時出現，大體上總算沒有出什麽問題，但浙大文院今天的糾紛也就在這裏種下了。

運動的展開

問題的提出，是以思念梅光迪氏時代開始的。接着建設性的純學術性的要求便普遍熱烈地提了出來。首先中文系同學提出具體方案，邀請全系教授辯論革新問題，結果是不歡而散。在他們百分之九十以上簽名的上校長書中，關於現行制度者，提出中外文系合併爲文學系，再分語文與文學兩組。如其一時不能實行，亦當先將中文系本身先分語文文學兩組，並學習兩系有關聯性的學程，以爲兩系合併的準備。課程方面，請增開新文學概論、文藝思潮、現代文選、現代文學討論及習作、小說研究、戲劇研究、現代詩歌等，另外加強外文教育。增設現代文學書刊，已購圖書全部開放。師範生加開應用文、語體文教法、講習國語與國音，更重要的是增聘能開這些課程的教授。

外文系在浙大文院算是新文學寫作活動上比較活躍的。但他們只是各個地在黑暗中摸索，他們對文學有理想，不甘於只學會幾個外國字，講兩句洋話。但教授們大多像教中學生似的，教教講義，考考講義便算了。也很少有創作練習的機會。他們的理由是：「大學本來是殺滅天才（Kill of genius）的地方，要創作儘可不到大學來。」「牛津劍橋也還不過是哼哼背背的。」一熱心文學的年青人，觸不到一點文學氣氛，實在是最苦悶了。這中間的人事問題，他們特別認爲是造成這情形的主要原因。所以全體意見徵求的結果，一致認爲文學語文不分工，結果是兩敗俱傷，同樣要求中外合系，再分語文文學兩組。更以百分之九十的簽名上書校長，要求另聘有名望有文學修養的人做系主任。

史地系最後也出來了。他們以總人數百分之七十五的簽名要求史地分家。地理劃理院，歷史劃文院，並歡迎張其昀氏做地理系主任。課程方面的不夠眞認，教授的缺乏，也頗多指責。到今天，他們的系主任張其昀氏辭去已三週，而是否挽留，徵求同學意見的結果，仍以在保證史地分家前提之下挽留的居多數。

哲學系剛成立，全系四個學生，三個要轉

生，他參加了要求革新的工作。

這是一個有意義有價值而且屬於全體的純學術性的建設性的合理要求。「中外合併，史地分家」和「調整人事，增加設備」，是他們要求的內容。

僵局的形成

本來在外國學術上軌道的國家，院長系主任這一類位置並不是什麼寶座，一個名教授才眞高貴。但在中國，這種事務性的位置却總被人看重，所以在這次一些建設性的要求運動中，就免不了滲入了人事問題的糾紛。一提到人事，便少不了發生對人的攻擊；尤其校方對要求改革的問題置之不理，張氏的談話，也未表示接受同學的要求積極改進。於是過分氣憤的同學的言論便不免有涉及私人之處。如對張其昀氏批評外務太多，無力顧及院務；有人更將三十六年度新生入學試驗的地理試題貼出，試題外國地理中把秦嶺太白山、天山、廬山當作外國地方一點，提出質問。輕微者嬉笑一翻，嚴重者認爲有損校譽，要求追究責任。浙大校

稿一對，亦啞口無言，至今未作任何表示。這時張氏回來，貼出了辭職的佈告，謂「……最近同學匿名漫罵，捏造事實，任意詆毀，甚感痛心，其昀德不足以服人，自應引咎辭職……」，而在「致文院諸先生書」中又稱「其昀所受之攻擊，聞爲政治關係……綆短汲深，早宜引退，此後願以教授地位，追隨諸先生之後……」。這時一位法學院同學在外面主辦的素以「救國日報」自況的壁報，在讀者呼聲中突登出「一羣浙大學生來函」，大字標題爲「張其昀引咎辭職，余坤珊更應滾蛋」，語多刺激。校中費鞏壁報上又有四篇稿紙公開張余二氏私人言行，並表示歡送。校方就抓住了這點，於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文院改革要求，竟成了壁報文稿的糾紛，一個富有建設性的運動，竟被轉成一個校規問題了。

這時中文系教授零星罷課，文院一部分教授要與張氏同進退，中文系主任鄭石君氏亦提出辭職，外文系主任余坤珊氏認爲是「少數人罵他」倒處之泰然。但嚴重的局面已經造成，

出作者眞姓名，否則開除該出版股長。當時出現一張署眞姓名的學生文稿，呼籲正視現實，大家都不可流於偏激，不應自尊自信太強，太缺乏內省能力，指出學校應如一個家庭，敬老慈幼，共同維護學校前途。中間一段，義正辭嚴：謂第一流的大學，本不應有這件糾紛，如今既不幸發生，唯有正視問題，主動地謀合理解決途徑，並謂：「……同情張院長繼任時的情形，如果竺校長愼重一點，或許可以避免今天文院的糾紛的。既有今日，總是當初致慮沒有萬全，如果再來一次硬壓，即使同學被壓服，誤會的師長們出了一口惡氣，片面的尊師重道做到了，同學正面問題沒有得到答覆仍不足以服人，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將把第一流大學當局的丰度完全失去……」云云。但當天下午的校務會議終於決定開除羣報發行人景誠之和出版股長劉萬甸。佈告貼出，全校大嘩，同學以劉萬甸是執行壁報規則，且未到規定期限，景誠之發行羣報，是以社會人的立場，與校內學生身份毫無關係，校方

各系會社團紛紛抗議，要求收回成命，代表大會決議不收回成命罷課三天後還要行動，僵局便這樣造成了。

僵局的打開

校方與同學的對立局面造成，一部分人彈冠相慶，京滬杭的官方報紙擴大宣傳「浙大師生交惡——教授罷教，學生罷課」。杭州一部分報紙甚至用紅筆圈好貼到了浙大校門上。愛護浙大的人痛心疾首，竺校長也知道這樣太不成話，於是大家力謀打開僵局，招待畢業生茶會，召集一年級生訓話，講師助教會及一部校友也出面調停，大多數同學本不願破裂，這時四作者也自動出來。再度的教務會議，決定四作者記大過兩次，留校察看，而遵守規章辦事的出版股長竟也受了同樣的處分，僅免於被開除。景誠之則學校根本不理，竺校長的理由很簡單：「這種報紙根本無人看，和牠起訴打官司，倒把牠弄出名了，犯不着！」

這事的風波算是暫時平息，被處分的五個同學顧全大局，只好忍受犧牲。

可怕的後果

糾紛是過去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張其昀氏辭職已經三週，各方冷淡，這和竺校長一有辭意，全校震動，全體多次簽名挽留，代表獻旗慰問，各地校友函電交馳力勸打消辭意的情形，完全兩樣。聞張氏一手經營十幾年的史地系對挽留張氏做系主任徵求意見的結果，多數仍主張保證史地分家的前提下挽留。外文系的同學仍在催促校方答覆另聘系主任的問題。而文院各系，產生代表組成的「浙大文學院革新促進委員會」已正式成立，純學術性建設性的要求仍將堅決繼續。學生既不意氣用事，合理合法，就只看校方的態度了。

但這事在外面引起的反響及其可能的後果確不能令人忽視。

當校內糾紛告一段落，張其昀氏悄然返校，大家正輕鬆一口氣的時候，想不到這一個學校內部的小糾紛，竟反映在中央日報五月廿六日的社論上。其中一段抄錄如左：

「浙江大學，在地方當局與學校當局互相推諉之下，被共

爲指揮東南學運之中心樞紐。浙江大學混跡之共黨國際軍事間諜職業學生所組織之機構，盡人皆知直接受香港共產機關之指揮，策動京滬等地之間諜暴動諸般工作。于子三案即爲此等間諜暴動工作之首次暴露。最近，該校職業學生又復脅迫名地理學者張其昀教授，因其爲國民黨中央委員，不許他在學校教書，必欲迫使他去職而後快。」

因而該報主張「迅速逮捕作爲禍首之共匪國際間諜職業學生，立即遣送至彼等心裏嚮往之『聖地』匪區，」並大聲疾呼「中國國民黨人苟有自尊感，苟稍有天賦自衞之本能……何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間諜決鬥？」「我國當此生死存亡之關頭，豈可不操刀一割！」嗚呼，從何說起，可怕可怕，紅帽一飛，「玻璃自殺」已嫌不夠，竟需公然來「操刀一割」了?!

購叢書．請趕快

紙價連日猛漲，照這樣子，叢書不久就要漲價了，讀者要買叢書的，或者過去沒有買齊的，請趕快買，免受漲價的影響！

發言人公開號召國民黨人要和「職業學生」作殊死戰。接着「北方的」「人民」團體電呈中央要求解散浙大中大。

一個學校內部的純學術性建設性的改革要求，外間的政治勢力竟如此連繫着橫加干涉，在這樣的情形下，面臨着浙大同學的急迫問題，已不可能再是純學術性的改革要求，而是更要緊的同學的學業及安全和整個學校前途的問題了。因此，這一次的革新運動，可預言的，在這思想不自由、學術不獨立，無理性、無人權的國度裏，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人事調整的要求，同學方面，大概不再表示意見，以沉默來代替一切，永遠繼續着他們精神上的不承認主義和不合作主義。至於對學校學術性建設性的要求，亦只有訴諸校方自己標榜的「求是」校訓和浙大校歌裏一開始就揭示的「大不自多，海納江河」的大學氣度了。

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夜

週末闢欄

生意經與外交（遊美雜記之三）

何永佶

剃頭也要先約定時間！

在船上半個月，上岸時頭髮長長，所以上岸後頭一件事是剃頭。跑進一間理髮店裏去，他們說：「我們這裏剃頭，是要先約定時間的」（by appointment）。這眞是奇聞，剃頭也要先約定時間！但我不肯認輸，看見那裏有許多空的理髮椅，便說：「既然是 by appointment，為甚麽這些椅子都空的呢？」他說，現在是吃飯時候（大概十二時半左右），客人還在吃飯咧！」我又說：「既然是約定時間，那麽我現在與你約定一個剃頭時間」。他說：「我們的時間表，這一星期都排滿了！」

也不知道是這理髮店因為我是黃種人故意和我為難，抑是這店的確要先約定時間。我後來去了三藩市別一間理髮店剃頭，那裏不但不要先約好時間，且招待甚週，相談甚歡。

三藩市的中國區（China-town）是美國城市中國人區中最乾淨，最整齊，最體面的。在那中國區中，就算美國的機關，如郵政局，電報局，也用中國人。這裏的中國人，看起來比起別城的中國人體面些，論理應不至於因為我是中國人而剃頭也要先約定時間！

生意經與外交

在船上免不了遇到些美國人，既然是二星期的水程，不免有時攀談。分手的時候，他們有些免不了說生平所遇到中國人中沒有如君者，頗訂嚶交。這種話說了就算了，我記不得他們，他們也不見得就記得我。但有一美國人偏記得我，多方打聽尋到我的旅館來，且帶了一瓶好酒，來與我共飲（我在船上曾與對飲過一次，且均飲醉）。酒酣耳熱，他問我中國情形怎樣？我以為他要知道點中國的政治情形，預備向他講政治協商會議的經過，馬歇爾的調解，內戰雙方的形勢等等。我又以為他要知道點中國教育文化的情形，正預備向他解說胡適、郭沫若之分別，左派右派之作風等等。我更以為他要知道點教會的情形，預備給他說外國傳教士及教會的作為。正在預備起講的當兒，他說：「中國做生意的情形怎樣？可以賺得到錢嗎？」於是我恍然大悟，知道他心欲的東西是甚麽，於是敬謝不敏，自己不是個生意人此道完全外行，不敢置喙。

美國人願與你談話的，十個人有八九個存這種思想——中國做生意的情形怎樣？賺得到錢嗎？美國文化是個生意經文化，那裏人的頭腦，在一「買」一「賣」。他沒有攫取中國領土的心，也沒有征服中國奴役其子民的心，甚至（除些軍人外，沒有用中國為基地來轟炸蘇聯之心，但他的確有從中國賤買得來而在美國貴賣出去（或相反）的心理。無論他是廠家或批發家，或零售家，都有在中國這市場做做生意的心理。這種心理極為普遍，遂不免影響他的外交，美國所倡導的門戶開放主義等等，無非是要中國待美國來華做生意的人與由別國來的一樣而已。

十餘年前我經過俄國，也遇到了些俄國人。俄國人問你的話可以從你的父親鬧到你的鞋子，但從來沒有問過你：在中國做生意的情形怎樣的。俄國人的腦筋，就從不往那裏鑽。這是這兩國對華的分別，由小可以見大。

從這觀點看來，美國人（及其他存生意經心理的國家）在中國一定擁護現成的政權，因為這政權與他們已有了條約商務關係，只有抓住這政權才可以取得為他們本國人在中國做生意的種種方便。從前英美之所以擁護袁世凱，其故在此。然俄國的對華外交既不以做生意為目的，而另有其他目的，而這些其他目的在擁護現成的政權而可以達到時，他則暫時擁護現成政權，但擁護現成政權不一定可以達到俄國的目的，他則擁護對抗的政權，民十五六俄國之助國民黨北伐，其故在此。生意經的外交與非生意經的外交，有其天然的矛盾性，對抗性。

五分一角商店

這次來到所看見的美國，與十五年前所看見的美國，有許多地方不同，其中的一個是現在沒有五分一角的商店（5—and 10 Cent St.res）。

紐約的頭一座摩天樓（Skyscraper）叫做 Woolworth Building。Woolworth 這個人就是頭一個五分一角商店的老闆。在他之前，做生意的人都是打闊佬的主意，企圖以商品換取闊人腰裏金錢。想出以廉價的商品換取窮人腰包裏的五分一角的是Woolworth 這位先生，他由此發了大財，至今留其大名於紐約的摩天樓上。但這次到了美國後，入其五分一角商店，並無——或甚少——五分一角的東西，東西多標價一元以上（間亦有一元以下者）。美國生活費之增高，由此便知其嚴重。探其原因，約有二端：一為現在美國也通貨膨脹，今之一塊錢不像戰前的一塊錢，他們的錢也毛了。然美國政府並沒有增發鈔票，他們的通貨膨脹是因為戰爭時期中軍需工業大大膨脹，人人都有工做，且大賺錢，而錢無處用去，今戰爭驟停，一般民生日用所需之物品，求過於供，人人搶購，物價遂高漲而通貨膨脹了。再次則為日貨之來源斷絕。五分一角商店，在戰前多售賣日貨，此貨不來，則一時美國生產機構又來不及大量出產如日貨之廉價商品，所以五分一角商店也只好改行了。

聽運動消息

上岸的第一天，就看見三藩市街頭街尾圍集十餘二十人在那裏聽播音，我初以為他們在那裏聽政治新聞。等到我也停足一聽，方知他們所聽的是棒球（base-ball）的比賽。這在我聽來毫無趣味的東西，他們却聽得津津有味。乃知美國一般人的興趣與我在美國做學生時初無不同。美國人仍極喜聽運動會的消息，酒吧裏你只要花一角錢要一杯皮酒，就可聽到賽拳賽球的消息，不但聽到，而且見到，因為這些消息是從播音機傳來，播音機上還有 Television 的一面鏡子，可以看得到賽拳賽球人的實在比武情形。

美國一般人頂好外面世界不這麽亂糟糟，亂得來使得他們頭痛，頂好外面太平盛世，他們好能在家內國內享福，靜聽運動消息。蘇聯之在歐亞膨脹，今天這國政變，明天那國革命，這在美國人看來，是蘇聯故意搗亂，迫到美國政府不能不去抽他們去當兵，一當兵就沒有現在那麽舒服了。這些美國人當然只怪蘇聯，不會怪美國政府，故美國仇蘇的心理，不恨於垣街的銀行家及工業的資本家，實在上上下下都人同此心的。

五月三十日於紐約

本埠讀者注意

叢書預約，本埠還有三天，六月十五日截止。紙價又漲了，預約格外合算了！

觀察文摘

論作官與用人

原作者：浩然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廿二期

現在中國政治，在中央表現的，是充份低能，在地方表現的，是普遍黑暗。這責任應當誰負？是不是應當由作部長主席的先生們去負？

不錯，現在生活高漲，公務員待遇低薄，部下不易約束，是事實。近年來的法令制度，多半是閉門造車，不切實際，以致公事與現實脫節，難收實效，也是事實。在上者事必躬親，推行手令政治，名負其責者未必實有其權，也是事實。但是，中央也好，地方也好，他們負責的幾位先生，知道不知道這些低能黑暗的情形？他們曾經爲打算改善這些低能黑暗的情形而作了些什麼？

無論何人，已經作到了部長主席，說他們不想把事情辦好，實在冤枉。說他們貪污吧？則大多數先生們，實在不失爲乾淨，有幾位確是廉潔的至於清苦。說他們無能吧？那一位不是鍍過金，得過文憑，學歷經歷一大串？然而檢討他們的政績，還不是依然低能或黑暗？這又是什麼原因？

這個問題彷彿難答，而實在卻極爲容易，卽不能用人是也。原來作官到了部長主席，他們的責任，已不是在辦事，而是在用人。他們已不須自用其才，而須要能用人之才。沒有用人之才，自己縱然廉潔，縱然能幹，縱然勤苦，終無益也。

何謂有用人之才，說來簡單，所謂知人善任是也。知人善任，理亦多端，而就其淺者近者言之，也甚爲平淡。聽說那個人能力好，就用那一個，不管他與自己有沒有什麼關係，此知人也。看見那個人成績好，就重用那一個，不管他對自己恭順不恭順，此善任也。能知人自然對人可以不疑，能善任人自然待人有容量。知人而能容，善任而不疑，天下人才而有不願爲所用者乎？

天下之事，莫易於作長官，而作小官最可憐。作長官的，祇要是不飯桶、不嬾惰、不偏私，到任不要三天，所有的部下，都已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一個個都要感激奮發，羣思盡其所長，而天下之才，將不遠千里而來，求爲所用。可憐寄人籬下的小官們，縱然有驚人的才能，無比的勤懇，稀有的公正，若是不會逢迎巴結，縱使你彈鋏長鳴，那裏能得到長官們的一顧呢？

現在作大官的，不是不知道他們手下之無人才，也不是不知道那一個是人才而應該用？但是他們不是不敢用，就是不能用，或者是不肯用。不敢用有兩種情形：知道某人有能力，一旦重用，怕他脫穎而出，而自己的地位會發生危險，所以寧肯用低能人而誤事，不敢爲事業着想而試用能力比自己高的人，此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就是心理學上所謂安全感，此其一。門戶之見過重，某系的人雖好，作事亦著有成績，但他是另一派系的人，如何可以用他？此其二。不能用者：知道某人是人才，心裏也想用他，但是疏不間親，新不間故，這個人不能爲自己左右一羣老班底所容，不是被排斥，根本進不來，就是遭排擠，不安其位而去。

原來善善而不能用者，乃是惡惡而不能去的結果。這個戀舊的心理，不是利害作用，就是情感作用。而這個情感作用，在私人不失爲美德，而對於政治家卻是很大的敵人。（情感過重則愛惡太偏，愛惡太偏則功過不分，功過不分則賞罰盡失，到了功過賞罰盡失，還談什麼政治？）不肯用也有兩種情形：知道某人有能力有抱負，但是有能力有抱負的人，必定有他的政策，有他的作爲，而他的政策，必與現行的制度作風，有些出入，他的作爲，必使現有的惡劣勢力，感覺威脅。用人者那肯以此買禍？一也。知道某人好，想用他。但是與他合適的位置，先已被人佔住。而這個人的背景，是有力量的人物，那好輕易得罪？結果是愛莫從心，徒深嚮往。二也。不敢用、不能用、不肯用，其動機不同，其不用一也。才難乎？用才難乎？

天下最笨之事，莫過於忌才和任私。中國人求用之心最切，感恩之情甚重，過於任何民族。你所提拔的人，眞是人才，無論發展到何階段，他不會倒你的戈的，何況你既是他的長官，你總有幾個主觀或客觀的條件，先天的勝過他，怕他作甚？至於任用私人，是祇有壞處沒有好處的。自己有了私人，局外人誰還肯爲你盡力，爲你用命？而你的私人呢？本來一個十分的人才，祇爲了這層私人關係，表現上就要打個八折。爲什麼呢？因爲他有了私人關係，心理上多少有些倚仗，言語行動，容易缺少檢點，而格外引起他人反感，一也。旁觀的同事，羣以長官私人目之，成功時則信其全靠特別支持；失敗時則認爲必係其本人能力不夠，二也。惟有一種人，他們猜忌人才，可以原諒，就是純以私人關係取得高位的人。但是何以有些努力奮鬥出來的人，也不知求才呢？有一種人，他們任用親信，可以原諒，就是純爲自己謀私利益的人。但是何以有些廉潔自持的人，也不能用賢呢？

原來用人雖然簡單，而能用人，卻有他的條件。用人不須什麼技術，而須要一種風度。用人者不必具有什麼特殊才能，而必須有比較高尙的品格。再具體一點說：用人者必須以事業爲前提，而不能以利祿爲目的，用人者必要有作事的胸襟，而不能懷作官的心理。作事的心在事業，不存己見，所以見了人才，就能用，而無忌才任私之患。作官者心在地位，而事業次之，所以不急於求才，見了人才也不敢用、不能用、不肯用，而跳不出他一羣私人的掌握之中。

作官的，必須先能自用其才，所以現在居高位的，每個人皆有他的一套本領，或機智多謀，或能言善辯，或吃苦耐勞，或撐持應付，當代諸公中，實在不乏其人。而作事者則必須有用人之才，而能用人者必有其品格與風度，有品格風度者，用人必有氣節。而現在政治上的風氣，不但不尊重氣節，而方在猜忌氣節，摧殘氣節（小組織，小報告，寫自傳，喊萬歲口號等等皆是也）。故今日裏，諸公中，以氣節著者誰乎？以膽識著者誰乎？以胸襟度量著者誰乎？作大官而能有所不爲者誰乎？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誰乎？不得其職則去，不得其言則去者誰乎？

現在中國政治，已到了不能不變的時候。大家一致在喊起用新人。不過這個新，不是姓名的新，而是類型的新，不是面目的新，而是心理的新。我們不要舊的，是不要作官的人，我們要新的，是要作事的人。

本刊售五萬元

讀者先生：本刊每份四萬元的售價，已經維持了五期。在過去一個多月中，各物皆漲，但我們還是盡可能的不加價。我們希望讀者先生對于我們還稱努力，能夠表示滿意。現在紙價已經到八百萬元一令，排印工、員工薪金，郵費及其他種種支出，亦均一一增加，我們現在勉強加了二成半，自本期起，改售五萬元一份。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第二批觀察叢書 開始預約

本社自今年四月起，除每週發行觀察週刊外，另再出版觀察叢書，就思想及知識各方面，作系統之介紹，以補週刊之不足。第一批六種發行以來，備受讀者歡迎，對于觀察叢書的品質、內容、印刷、紙張、封面等，大都表示滿意。第二批續出四種，茲爲優待讀者，仍先發行預約，如承早日惠訂，不勝歡迎。

第二批四冊出版以後，夏天來了，第三批大約要到九月底或十月初才能公布。觀察叢書將繼續出版下去，並保持現有的水準。我們並將觀察叢書一一編號，希望愛好的讀者能夠全部保存。在已出的六種中，如其還沒有購買，最好乘書價還比較便宜的時候，早日補購，以免殘缺。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張東蓀著

預約價：十萬元

正式出版日期：七月一日

預約戶發書日期：六月二十五日

本書係張東蓀先生專應本社之請而寫，上次原已公告，惟因張先生課忙，體弱，恐不能如期脫稿，故復中止預約。現張先生已將全稿寄滬，並已付排。在本書中，張先生用一種綜合的觀點，從理論與歷史兩方面討論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分析其中關係，并說明其中所有各問題何以會發生。全書凡四十節，詳細目錄請閱四卷十二期本刊。張先生在序文中自謙地說：「書中所討論的以政治經濟與歷史爲多。這些學問對於我，因爲我是個習哲學的，本可說是外行。無如我却未見有書籍或雜誌上討論這些問題而能輒勝近爽令我滿意的，因此遂迫得我這個外行人不得不越俎代庖一下。」本書雖不取系統的體裁，但全書思想實是一整套的。張先生在序文中又說，他因爲年老體衰，以後不再寫書；所以本書格外珍貴。

鄉土重建

費孝通著

預約價：十五萬元　出書日期：七月

這是「鄉土中國」的姊妹本。在「鄉土中國」裏，費孝通先生從社會學的立場，對鄉土社會作客觀的分析，在「鄉土重建」裏，費先生根據他多年實地調查的經驗，和學術理論的訓練，爲當前中國社會基層在經濟政治各方面應有的興革提出他的意見。費先生這些意見曾零星發表過，也曾引起廣泛的討論和批評，成爲戰後重要論戰之一。費先生在寫這些論文的過程中，看法已有補充和修改之處，但是前後有他一貫的看法，可說是一種對當前中國基層問題的一個勵診。費先生並在本書之末，寫一長文對於各界批評提出總的答覆。全書以深入淺出的筆法，處理各種複雜的問題。凡是讀過「鄉土中國」的必然能在本書找到更多有關作者對重建我們鄉土生活的具體而且引人深思的見解。

中國在戰盤上

何永佶著

預約價：二十五萬元　出書日期：七月

何永佶先生的文章，一向以別具風格著稱。他見常人之所未見，言常人之所不言，鑑空徵平，不落窠臼。年來論說政治，國人爭論。茲應本社之請，將最近幾年來所作政論，輯成此集。何先生認爲要瞭解一國的政治，常須注意當時散佈於報章雜誌上的政論，因爲這些文字最足以反映當時眞像。本書收集何先生的長短評論六十餘篇，都二十餘萬言，評論的範圍極廣：由英美的政治談到中國的政治及政制；由對日和會談到中日合作；由印度分治談到中國前途；由政治問題談到工業、金融、教育、文化各種問題。本書並集有何先生對政治協商會議逐日批評的論文三十四篇，對于政協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均有深刻犀利的批評，詳細目錄請閱四卷十二期本刊；酷愛何先生文章及關心最近幾年來國內外政局的讀者，對于本書均應購讀。

紅毛長談

塔塔木林著

預約價：七萬元　出版日期：七月

塔塔木林先生兩年前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好幾篇「紅毛長談」，曾經引起國內讀者極大的評異。他的文筆不文不白，自成一格；他的論見亦莊亦諧，另具慧眼。他深諳中國政治及社會的種種流弊，並發出可怕的政治預言。他又以想像的筆調描出烏托邦的中國；他做玫現的好步，他神遊西兩，他談二十年後的南京，他論新舊上海的變化，令人想起十八世紀Oliver G ldsmith所著之「世界公民」。其離奇不下西遊記，其諷刺尤勝鏡花緣。自從「紅毛長談」發表後；有許多讀者寫信給他，有申斥他的，有同情他的，有贊揚他的，其中一部分他都選出作爲附錄，刊於本書之末。這是大戰以後世界上最出色的諷刺政治文學。

預約辦法

一、本埠六月十五日截止。外埠六月二十日截止。一律以郵戳爲憑。

二、每書另收掛號及包紮費二萬二千元，

三、茲爲簡化手續節省人力起見，預約收據，不另寄奉，當于六月二十五日郵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時一併寄上。

四、惠寄款項，概請掛號，信封上請標明「叢書課收」字樣。

已出六種

政學罪言（潘光旦著　定價二十六元）

唯物史觀精義（吳恩裕著　定價八元）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吳世昌著　定價十元）

論雅俗共賞（朱自清著　定價十二元）

鄉土中國（再版）（費孝通著　定價十二元）

英人法人中國人（再版）（儲安平著　定價十二元）

（各書照定價一萬二千倍計算）

觀察社發行　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027
電話　(02)62432

每冊五萬元